

杜工部集

杜工部集卷之

虞山蒙叟錄

古詩五十五首

天寶末亂時
并陷賊中作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布衣得寵貴人以爲厚卷有以之起時
肆所收引人等亦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甫昔少妙年日早充觀國賓。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
上廉。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
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主上頃見徵。欵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

無縱鱗。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難甘原憲貧。焉能心快快。祇是走踆踆。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常擬報一飯。况懷辭大臣。白鷗沒。宋作浩蕩萬波萬里誰能馴。

起妙子沉著結妙子沒石

韋濟

天寶七載爲河南

前書教傳班伯與王許子名爲羣在於翰林

左遷尚書左丞

統袴

前書教傳班伯與王許子名爲羣在於翰林

奏彈劉整以前代外戚仕內統袴

是年

方二十三歲

明年下第所

謂悞下考功第也舊書云天寶初舉進士不第悞以開元爲天寶耳

詩賦

今之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任昉

奏彈劉整以前代外戚仕內統袴

是年方二十三歲明年下第所

謂悞下考功第也舊書云天寶初舉進士不第悞以開元爲天寶耳

詩賦

表臣之迹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歎予全

于沈鬱頃挫隨時敏捷而暢雄枚舉之流庶可跂及也

李邕

新書甫少貧不自振

客齊趙吳越聞李邕

王翰字子羽并州晉陽人見唐書文苑傳博

奇其才先往見之

杜華字子華

使華與王翰上鄉事

僕書杜撰

一日隱淪顏延之詩尋山洽隱淪

見徵

注載唐史拾遺杜華母使華與王翰上鄉事

大寶六年詔天

今削去

隱淪

粗論

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

二日隱淪顏延之詩尋山洽隱淪

見徵

注載唐史拾遺杜華母使華與王翰上鄉事

大寶六年詔天

今削去

見徵

注載唐史拾遺杜華母使華與王翰上鄉事

大寶六年詔天

今削去

見徵

注載唐史拾遺杜華母使華與王翰上鄉事

大寶六年詔天

今削去

下李林甫命尚書省皆下之公應詔而退元結嘆友天寶丁亥中詔移天下士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忍沒漏當時之機議於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積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汚潤聖聽於是奏待制者悉令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益之試如長史已而市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爲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貢公喜登則貢公喜廣絕文識上陽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貢公喜登則貢公喜廣絕文識上陽

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杜子美云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波于烟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改此一字覽一篇神采索然也范元實詩眼云此詩前

貴錄爲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

送高二十五書記

崆峒小麥熟且吾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
一作兒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
爲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
武威答云言一書記所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尤
須慎其儀一作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一作此行旣特

達足以慰所思。

云亦足

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

唐佐切夜歸詩

明皇當空大同

時常恨結驅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商慘慘

中腸悲驚風吹

一作飄

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

子何當

時一作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書記

舊書適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奏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

先是

吐蕃每至麥縣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

稱之于上前通鑑天寶十三載五月空同

哥舒翰奏前封丘尉高適爲掌書記山峴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

爲吐蕃麥莊天寶六載哥舒翰使王羅得湯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韓於城中李勣勇還擊匹馬不還太平寰宇記

記崆峒山在岷州溢樂縣西二百步長城

在縣南一里本秦之臨洮縣唐屬隴右道窮荒

舊書玄宗方有事石堡之畧忠嗣奏云石堡險固吐蕃舉國而守之臣恐所守不如所失玄宗因

不快六載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分兵接應忠嗣僥倖而從

延光過期不克訴忠嗣緩師徵入貶官八載哥舒翰大舉兵伐石堡城拔之士卒

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通鑑翰又遣兵於赤嶺西開中田以謫卒二千成龍驛烏冬冰令吐蕃大集戍者盡沒玄宗有事于西戎垂二十年用哥

舒翰子隴右始克石堡而靡敵中國多矣此詩以窮荒爲戒亦以見哥舒

之謀國

不捶楚

邵氏聞見錄退之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不免如忠嗣也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姪阿宣詩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回勑一語不中治鞭笞身滿瘡方知唐參軍薄尉有罪加撻罰如今之胥吏

也高子勉見山谷云爾子讀唐史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幼治六品以上杖訖奏參軍薄尉不足道也矣曾漫錄于頃

傳頃爲湖州刺史改蘇州刺史湖州舊屬封杖以計區決之太平廣記載

李遜決包尉脣杖十下則簿尉果不免杖決也

武威

唐志涼州中都督府隋武威郡屬河西道

武威郡督涼井肅三州乾元元年復爲涼州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
豈無青精一作帆亦作餽飯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貲藥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闕彥陳浩然本作深脫身事幽討亦一本有梁宋遊方期拾瑤草

青精飯

本草注陶隱居登真臘沃載太極真人青精乾石劍飯法饑者迅飢之爲言凍也謂以酒蜜藥草並發搜而暴之也亦作硬丸

內外諸書並無此字惟施於今飯之

金闕彥

別賦全留之諸侯注金閨全馬門也東方朔公

操弘待詔金馬門白供奉翰林故云按白以大寶三載召入翰林賜金

遠遊海岱間至雒陽游梁最久李陽冰草奏序云或從祖陳留探訪大使

彥先請北海高天師授道錄于齊州紫極

官將東歸蓬萊其所謂脫身事幽討也

梁宋

唐書李白傳白與高適同過汴州酒醉登太白山

慷慨懷古公後在梁宋亦與白

瑤草

江淹移廬山詩瑤草正翕施李善注云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

同遊遺懷昔遊一詩所云是也

玉芝

此與別賦惜瑤草之徒芳與義不同

遊龍門奉先寺

已從招提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一作雲月林散清影。天闕一作闕荆作闕蔡象緯逼雲卧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龍門

太平寰宇記關塞山左傳晉趙鞅納王使女寃于關塞服處謂兩山伊闕是也杜預云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俗名龍門元和郡國志

伊闕山在伊闕縣北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故名又燭帝登北邙山觀伊闕曰此非龍門耶河南總志關塞山在雒陽縣西南

三十九又名伊闕俗名龍門又名闕門傳毅反都賦因龍門以

陽

化開伊闕以達應也舊注妄引禹貢河東之龍門今削之

招提

增輝

記云

一招提者梵言拓闢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以拓爲招又省闢著二字止

稱招提卽今十方住持寺院是也

闢

釋名義舉後魏太武始光元年造物藍

創立

招提之名唐書武宗拆寺四

千六百餘所蘭若招提四萬餘所

天闕

蔡絛西清詩話黃魯直校本云王

一切余讀韋莊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人內對峙若天闕焉此宿龍門詩也

用闢字何疑程大昌演繁露王介甫改闢爲闕非也亦經註穀水曰漢官典

職曰偃師去洛西四十五里望未雀闕其上鬱然與天連是明峻極矣白虎

通曰今聞闕門外夾建雙闕以應天宿斐曰韋應物龍門遊賦詩云靈山導

一伊流中斷若天闕又云南山巒相對此杜詩注脚也宋人妄改削

之何疑楊用修又据韋表臣詩話定爲天闕

引據文辭悉所不取

。

望嶽

近事包括多少都為望字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
盪胸生曾雲決眞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齊魯

史記貨殖傳泰山之

陽則魯其陰則齊

陰陽

趙注言其山之高大如史記言

陰陽

崑崙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

陰陽

溫

廣成

讀云洞盪胸臆發明耳目

陰陽

陸機文賦墮

陰陽

曾雲

曾雲之峻

決眞

子虛賦中

決眞

必決眞季

胸

張衡南都賦清水盪其胸馬融

胸

廣成

讀云洞盪胸臆發明耳目

胸

陰陽

溫

奇濤射之乃妙決於目皆夢符曰言登覽之遠據
決其目力入歸鳥之羣也廣韻決破也薛注是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李公序

東藩駐阜蓋北渚凌青荷一作清漪海內右此亭古濟南名
土多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調修竹不受暑交流空
湧波蘊真懷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

重過

歷下亭

水經注漂木出歷縣故城西南城南對山其水北爲大明湖西
卽大明寺寺東北兩面側湖此水便成淨池也池上有客亭左

右楸桐負日倚柳目對魚鳥極水木明瑟可謂豪梁之性物我無違矣齊
乘曰池上有亭卽渚池今名五龍潭客亭當在歷下古亭故曰海右此亭
古也水經注又云湖水引瀆東入西郭至歷城西而側城北注湖水上承
東城歷祠下泉源競發其水北流逕歷城東又北引水爲流杯池州依不
燕公私多在其上疑此卽貞外新亭之地也曰新亭所以別於古次篇題
下注曰亭對龍湖詩曰隱見清湖陰則新此遺址亦可想見齊乘濟南府
城驛卽內歷山臺上青荷青荷對阜蓋所謂圓荷想自昔也一作清河
而山背湖實爲絕勝

青荷

注云指濟水也或云當作清漪荷濟別名也

不如從青

交流

水經注湖水引瀆上承東城歷祠下泉源競發其水北

流逕歷城東分爲二水右水北出左水西逕歷城北西

北爲陂謂之歷水與樂水合三齊記云歷水出歷祠下泉源競發與樂水同入龍山湖此所謂交流也

蘊真

謝盡逕詩表物莫賞蘊

倚爲長
真誰

爲傳

登歷下古城員外

草堂本此
下有漏字

新亭

北海太守李邕

吾宗固神秀體物寫謀長形制開古跡曾冰延樂方
太山雄地理巨壑眇雲莊高興泊陳浩然本作泊煩促永懷清
典常含弘知四大出入見三光負郭喜粳稻安時謁

吉祥

員外

吳若本題下注云本傳云天寶初爲汲郡北湯郡太守時李之芳
自尚書郎出爲齊州司馬作此亭按唐書之芳開元末爲駕部員外
郎天寶十三載安祿山奏爲范陽司馬祿山叛自拔歸西京此一
爲齊州司馬未知何據或是史闕也

寫謀

舊豐潤新

邑樂方

傳教舞賦抗音高歌爲樂之方

三光

潘淳詩話李邕詩出入見三光典引日

運轉乾坤出入三光古人必有源委不

苟作

也

同前

亭對草堂諸本題作同李太守

鵲湖

登歷下古城員外新亭

新亭結構罷隱見清湖陰跡籍臺觀舊氣溟海嶽深
圓荷想自昔遺堞感至今芳宴此時具

一作北

一作密

一作俱

不阻蓬簾興得兼

一作千

一作絃

一作絃

一作絃

一作梁甫吟

海嶽

趙注言東海太山

遺堞

歷城古齊歷下城對歷山之下韓信漢之氣相與冥接也

國城故云遺

芳宴

謝朓賦曲水宴詩嘉

河被齊歷下之師卽此也

城東有故

碑

感至今也

里樂府文苑俱作蕩陰里卽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

東門遙望蕩陰里臨淄屬北海郡故云得兼

梁甫吟

梁具矣芳宴在斯

梁甫吟

袁子記郡國志云

臨淄縣東有臨陽

里樂府文苑俱作蕩陰里卽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

立都壇歌

寄元逸人

故人昔隱東蒙峰。已佩含景蒼精龍。故人今居子午
谷。獨在一作並陰崖結一作白茅屋。屋前太古立都壇。青石漠
漠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王母晝下雲旗飄。一作知
君此計成或作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鐵鎧高垂不可
攀。致身福地何蕭爽。

東蒙

陸游筆記東蒙終南山峰名種明逸東蒙新居詩登遍終南峯東蒙最孤秀南士不知故注杜詩者妄引東蒙主爲說

含

景

初學記後漢公孫述劍鑄從革庚半合景吐商蒼精龍春秋繁露劍之在左蒼龍象也

子午

午道

從杜陵直絕南中徑漢中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午道從杜陵直抵終南

立

都

玉京經曰立都在玉京山有七寶城太上無極大道真皇君之所治也高仙之立都在焉王母

山

西陽雜俎齊都山有鳥三足青宵赤黃素翼每領名王母使者皆處武登此山得玉函長五寸帝下山玉函忽化爲白鳥飛去世傳山上有王母華函常令鳥守之夢弼曰此正償王母以對子規也

芝草

十洲記鉤山在北海地隔弱水之北自生玉芝及神草方丈洲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謀計頃畝如種柏狀亦

有玉石泉上有鐵鑄人法苑珠林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燒
九源丈人宮住處傍大竹林可有一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負下
尋路而至大秦成具告防人從林至此可十五里成主利其大竹將往伐
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鑄長三丈許防人曳鑄擊之
大牢將上有二虎踞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走又將十人重尋值大
洪雨便返

福地

福地記終南太乙山在長安西南五十里左右四十里內皆福地

○今夕行

自齊趙西歸
至咸陽作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客舍一事
無相與博塞一云賭博爲歡娛馮陵大叫呼五白祖跣不肯
成皇盧平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卽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博塞

說文博局戲也六箸十二

基也行棋相塞謂之棄

五

白皇盧

招魂成皇而卒呼五白

白篠齒也言基已成卒勝財張食基下此子居故呼五白以助役也

吳曾浪鱗曰五木之戲其四爲玉采貴也其八爲珉采威也五采之中有

采曰白蓋五木俱白也。楚辭成皋爲年呼五白。皋二爲城。大牢者勝也。欲勝其皋必呼五白也。集盧樗蒲采名漢書集騎注云皋勇也。若六博之皋晉鄧艾曰皋邀也。六博得邀者勝。晉書劉惔于東北聚樗捕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就床。呼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既而乃和言曰亦知明公不能以此見借。程大昌曰先投子者五皆現黑。則其名盧在樗捕爲最高之采。四黑一白。其采名健也。盧降一等。自此而降白黑相雜。每每不同。三白三黑爲捷。捷惡齒也。御覽曰六博五擲皆捷。不爲不能。則知捷爲惡齒。五白非樗捕所貴。不知何以云呼五白也。韓子曰儒何以不好博。勝者必殺。舉是殺其所貴也。舉固爲善齒。而殺皋者又當得雋。則皋之采歸非盧比也。老杜集言集盧亦恐未詳。按成皋五白原本招魂詞人引。

據遜相祖述大昌之論。斯爲固矣。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兵車行

此固後兵出塞而作為當日而中原荆杞此詩中之微意。魏注以為群于仲尼南歸之後非是。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妻子走相送
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欄^作道哭哭聲直上千
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作馬或從十五
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里正^作驕頭歸來頭
白還戍邊邊亭^{一作}流血成海水武^作皇歸邊意未已
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荆杞縱有健
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况復秦兵耐苦戰被驅
不異犬與鷄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
未休關^{一作}西卒<sup>一云役夫心益憤如今
難得休還爲禮西卒</sup>縣官急索租<sup>草堂本作縣
官云急索</sup>
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是^{一作}
嫁比鄰生男^{一作兒}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

無人收斂

鬼火。舊鬼火天陰雨霽聲

味

耶娘

吳石本注云下闕耶娘

咸陽橋

或陽橋則中渭西

在咸陽東南二十里本名橫橋

賈渭水上橋廣六丈南北一百八十步洞

六十八柱七日五梁二百二十二今云廢矣不見咸陽橋出師之盛可知

防河

開元十五年十二月制以吐蕃為邊害令龍右道及諸軍圍兵五萬六千人河西及諸軍圍兵四萬人又復調中兵萬人集臨洮朔

方丘萬人集會州防秋至冬初無

罷是時吐蕃侵擾河右故曰防河也

營田

唐食貨志唐開軍府以捍

警則以軍若

夫千人助役

韋應物少事武皇帝公亦云武帝旌旗在眼中也

山東

趙俊曰山東者太行山之東古之晉地今之河北唐都長安故以

河北爲山東杜牧罪言曰山東之地一曰冀州一曰并州其人沈

鷺多才力敎五種本兵矢復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

天寶末燕盜余起出入成羣函潼間若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

不能過鄆自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足

十元好問曰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也

白州

十道四番志關以東七道凡二百

十一州舊書貞觀中開西域置四鎮歲謂山東丁男爲戍卒繒帛爲軍資

有屯田以資糗糧牧使以勦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遷卒萬里相

繼

通鑑天寶九載十二月關西遊奕使王舞得擊吐蕃克五嶺拔突厥

生男

水經注楊泉物理論曰泰始皇

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鉢不見長安海
城下戶骸相支柱太貞外傳當時謠曰生女勿悲嫁生男勿喜歡水
經注金城郡南有湟水出塞外又東南逕卑禾羌湖北有鹽池開縣曰
縣西有卑禾羌游者也世謂之青海隋西域傳吐谷渾城在青海西四十
里舊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八九百里唐高宗龍朔三年爲吐蕃所併屬
自儀鳳中李敬玄與吐蕃戰敗于青海開元中王君奂張景順張良亮崔
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破吐蕃皆在青海西天寶中哥舒

翰築神威軍于青海上又築城龍騎島吐蕃始不敢近青海
箋曰天寶十載鮮于仲通討南詔犧士卒死者六萬楊國忠掩其敗狀反
以捷聞制大募南京及河南北兵以擊南詔人聞雲南瘴癘士卒未戰而
死者十八九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捕人連枷送軍所于是行者悉
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聲震野此詩序南征之苦設爲役夫問答之詞
若不聞已下言征戍之苦海內驛遞不獨南征一役爲然故曰役夫敢申
憤也且如以下言土著之民亦不堪賦役不獨征人也吾不見以下舉青
海之故以明往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詔而言山東言關西言隴右其詞
哀怨而不追如此曰君不聞君不見有詩人呼祈父之意焉是時國忠方
貴盛未敢斥言之雜舉可憐之事錯乎其
誠若不爲南詔而發者此作者之深意也

○ 高都護驃馬行

此首寫李翰名明為老將鴻烈有據數顧盼之態之後
詩馬詩總無二事重見者

安西都護胡青驃聲價欵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

敵與人。心成大。功成事。養隨。致飄飄。
流沙至雄姿。未受伏櫪恩。好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
高如踏鐵交河幾。蹴曾冰裂五花散作雲。滿身萬里絲絡頭。爲君老。何由却出此門道。

安西都護

長壽二年收復安西四鎮依前於龜茲國置安西都護府

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都督府皆隸安西都護府

鴻臚

高都護謂高仙芝也天寶六載仙芝討小勃律據其王所謂大功也

馬

於其上

言得龍種

常得波斯草

馬放入

海因生驥

駒日行千里故特稱青海駒馬

腕欲促而大其間

縱容鞍

蹄欲厚而大又曰

白石

歸欲厚二三寸硬如石

河源出縣北天山

閼支元天寶間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貴戚

東南入高昌縣

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二花是也李杜詩有五花或云取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吐花王良皇名畫也錄開元內庭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

五花

閼支元天寶間

中有三花馬三花者剪鬃爲之號白紫

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二花是也李杜詩有五花或云取隋丹元子

步天歌五箇吐花王良皇名畫也錄開元內庭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

高都護謂高仙芝也天寶六載仙芝討小勃律據其王所謂大功也

馬於其上

言得龍種

常得波斯草

馬放入

海因生驥

駒日行千里故特稱青海駒馬

腕欲促而大其間

縱容鞍

蹄欲厚而大又曰

白石

歸欲厚二三寸硬如石

河源出縣北天山

閼支元天寶間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家藏貴戚

東南入高昌縣

天詩云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二花是也李杜詩有五花或云取隋丹元子

步天歌五箇吐花王良皇名畫也錄開元內庭有飛黃照夜浮雲五花之

乘杜陽編代宗以御馬九花丸服郭子儀唐六典凡外牧送良馬印以三花飛風之字而爲蕃焉又云細毛如火馬送高乘易者是制依舊開印以三花

橫門水經注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如淳曰音光故名光門雍錄門以黃圖考之長安城北面從西數來第一門名橫門門外有橋曰

橫橋杜詩何由却出橫門道蓋自橫門渡渭而西卽是通西域之路也水經注光門亦名突厥門在長安西從南來第三門正與黃圖隅角相次前漢

西域傳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賜以官女爲夫人丞相將軍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

天育驃騎歌

因書是真以真爲畫真馬畫馬交五言之引入入勝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騤一作驥尾蕭梢胡風起毛爲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一作龍性龍性逸合一云合草堂本一作竇拔背作合變化卽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一云考牧神物閔清峻遂令大奴守一作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

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
如今豈無駿豪與，驛時無王良伯樂死卽休。

天子之馬

穆天子傳大十之馬

走千里勝如駒獸

標說文繩

緜目馬經眼欲得

高驅欲得端光精

走千里勝如駒獸

縵目馬經眼欲得

欲得如懸鈴紫鸞

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少卿蘇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我馬幾何

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其頌曰有霍

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

令霍公卽王毛仲也

唐兵志監牧所以番馬也唐之初起得突厥三千匹又得隋馬三千于赤岸深徒

之隴右監牧之制始于此其官領以太僕唐六典諸收監掌羣牧孳課之事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麤良以數紀爲名而著其箇籍細馬之監稱左

麗馬之監稱右凡馬以季春游牝其駒

犢在牧三歲別羣馬牧牝馬四游五課

大奴

王毛仲本高麗人其父坐事沒官生毛仲隸于玄宗

守天育

舊注天育天子厩名未詳所出胡仔曰東坡書此詩作字天育

御昂馬坊頌碑唐初得馬于赤岸澤命張萬歲傍隴右駟字之

從字寫真

張彥遠名盡記玄示好大馬御厩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

爲是命王毛仲爲監牧使西域大宛時有來獻詔于此地置苑牧

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調習之能選異並至骨力追風毛彩照地不

可名狀號木槽馬聖人舒身安坐如據床榻是知異于古馬也

驛裏

是知異于古馬也

御昂馬坊頌碑唐初得馬于赤岸澤命張萬歲傍隴右駟字之

從字寫真

張彥遠名盡記玄示好大馬御厩至四十萬遂有沛艾大馬

爲是命王毛仲爲監牧使西域大宛時有來獻詔于此地置苑牧

瑞應國驥。喪者禪馬也。與飛兔同。應驥。水經注。姚林多野馬。姓父氏。勑日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步。

驥。驥。此得驥驥。小畜驥之乘以。

獻周穆王使之御。以見王母周。

穆王傳。驥驥耳目驥三萬里。

白絲行

劉伶之詞。即風人比興之遺意。

或作

繩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牙床玉手亂
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改裂下鳴
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減盡針線跡。春天
衣爲君舞。峽蝶飛來黃鶯詣落絮遊絲亦有情。隨
風熙熙宜。一作輕舉香汗輕塵污顏色。二云香汗清塵似微涼
陳浩然本二云香汗清塵似微涼
汗清塵似顏色開新合故置何一作許君不見才。三作志士汲引
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白絲行

傅風集曰。河南郭泰儀。

五經後序。之上不知余無能爲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沈淪不無自拔于世。余雖心知之而...

木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可了故直戲以答其詩云郭詩云皦皦白素絲
纖爲寒女衣寒女雖妙巧不得乘杼機天寒知遲冗復雁南飛衣工秉
刀尺棄我忽若遺人不取諸牙世寧焉所希况復已朝餐局局如我飢此
詩用秦機之言而反之秦機以白絲寒女自渝而致憾于衣工之素我以
真咸之相薦公此詩謂白絲素質蘭特染製有香汗輕塵之汚有
開新令故之置所以深思及引之誰恐懼棄捐而忍于歸族也

秋雨歎三首

因雨生感於短章中有深長之意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
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
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秋雨

天寶十三載秋霖雨六十餘日上憂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
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秋連杜子卧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

及決明

本草決明子生龍門川澤石決明生豫章唐本草云皆生明日
故並有決明之名圓徑日夏初生苗高三四尺許根帶葉色葉
似首蓿而大七月有花黃白

色其子作穗如青菜豆而鋸

關蘭

一作荊公作伎

風長

去聲一作伏

雨

一作東

秋紛

一云

八荒同

一云

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禾一作木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一作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一作危衾綈相許寧論兩相直。

闌風長雨

趙子樛曰：闌如謝靈運所謂闌暑之闌伏如左傳夏無伏陰之伏地東臯雜錄曰：伏乃仗之悵言闌拂之風冗仗之雨也。胡仔曰：善本作長雨。世說恭作人無長物用長

字爲是按闌字與闌通舊注引光風泛崇闌非是

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此云四海八荒同一雲亦停雲之意。

馬牛秋水篇諸淮之間不辨牛馬涇渭西征賦北有清渭滻澗

禾頭

初野僉載俚諺云：看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行船人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單父人戴叔云：久雨則禾生耳。糸牙孽卷掌如耳形也。

王原叔以禾作木本固有耳悉非本音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鏃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讀作秦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陳浩然本作首見白日。渥污后土。一作厚何時乾。

后土

九辯皇天涇溢而秋霖
今后土何時而得乾

歎庭前甘菊花

簷

一作階
作庭

前甘菊移時晚。青藥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

醉盡醒

一作醉
醉醒

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

擷細瓊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繆。

一作埋
風

霜

○醉時歌

贈廣文館
博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臺

一作華

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

梁肉。廣文先生飯不足。

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

一作所談
一作所施

過屈宋。

一云有才
高祖宋

德尊一代常坎輶。

一作名垂萬
舉

古知何用。

杜陵野客人更

見一作見

嗤。被褐短窄。

一作穴
鬢如絲

日羅太

泰

倉五升米

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卽相覓

沽酒不復疑

忘形到爾汝

痛飲真

直

吾師清夜沈沈

動春酌

燈前細雨簷花落

雨過花落

但覺高歌有

成

鬼

神焉知餓死

墳溝壑相如

逸才

親滌器子雲識字終

終

於我

授閣先生早賦

歸去來石田茅屋

荒

蒼苔儒術

初

於我

何有哉孔丘盜跖

俱塵埃不須聞

此意

慘憺生前相

後

遇且銜而

鄭虔

舊書天寶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唐語林云天寶中國學增置廣

文館以領詞藻之士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

館博士

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經領文詞故

以公名賢處之且今後代稱廣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就職

按廣文館於國子監皆置故云不知曹司何在新書云久之兩壞廡舍有司不

復修先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非實錄也長安志韓莊在韋曲之東退之

與孟郊賦詩又送其子讀書之所也鄭莊又在其東南鄰十八處之居也通志鄭莊卽鄭虔郊居李商隱有題鄭虔舊詩

杜陵

宣宗紀元

唐元年以杜東原上爲

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

別從姪勤

落弟歸

醉歌行

拾遺詩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

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驛驅作駒已汗血鸞鳥舉翮連

青雲

詞源賦

倒流

三峽水筆陣

獨掃千人軍

只今年

浩然本

纏生

十六七

射策君門期第

一舊穿楊葉

真自知

暫蹶霜蹄

未爲失偶

然擢秀非難

取會是排風

有毛

質汝身已

見唾成珠

汝伯何由

髮如漆

春光淡

草堂本作潭

施施徒可切

秦東亭

渚蒲芽白

水荇青

風吹客衣

日杲杲

樹隈離

思花冥冥

酒盡沙頭雙玉瓶

衆賓皆

醉我

獨醒乃知貧賤

別更苦

吞聲躑躅涕淚零

陸機

臧榮緒晉書機少穎慧領父兵爲牙門將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葛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與弟雲俱入洛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

故作

文賦

草書

通注

草書以通爲工所謂忽忽不及草書

是也以速爲神所謂一筆變化書是也

詞無

筆陣

王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云紙者陣也筆者刀也墨者筆

竭源

筆陣

申北水源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本領者副將也掃于人

言用筆

排風

鮑明遠與妹

秋水篇子不見夫壁者子嘆則大者

之快利

排風

書冷雨排風

如珠趙壹歌曰勢家多所宜喧呼自

成珠

吳曾漫錄淡池當是潭汎江賦隨風猗猗與波潭汎善曰潭汎

淡池

隨波之貌

梁簡文和刪東王陽雲樓層梯詩云潭汎青惟開玲

瓏朱扇開高嘉幕明木篇陽春

如珠趙壹歌曰勢家多所宜喧呼自

成珠

吳曾漫錄淡池當是潭汎江賦隨風猗猗與波潭汎善曰潭汎

諸蒲

趙壹歌曰蒲才有芳而日行任

二月朝

始曬春光潭汎度千門

諸蒲

趙壹歌曰蒲才有芳而日行任

水而青指東亭春景而言

贈衛八處士

通篇見訪舊之意類桂入神

人生

不相見

動如

參

商

今夕

一作

復何久

共此燈燭

光

一云共宿此燈光

少壯能幾時

鬢髮各已

蒼

訪舊

半爲鬼

驚

呼熱中腸

焉知二十載

重上君子堂

音昔別君未婚

兒

音不知

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執

問我來何方

問答乃未已

陳浩

默作

未及兒女已羅酒漿。夜雨剪春非。新晨炊間一作黃梁主。

稱會面難。

舉累一作觴。

觴十觴。

一云觴亦不醉。

百陽感子故。

意長明日隔。

山岳世事兩茫茫。

驚呼

近時胡儼曰常于內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

上詩字甚怪偉驚呼熟中腸作鳴呼熟中腸

黃梁

招魂稻粱

補麥粃黃

梨此注曰擎

擗也言飯則以枕稻穗擗擗新麥擗以黃梁和而采濡且香滑也本草香美遍于諸梁號爲竹根黃按此詩間黃梁卽擎字之義作聞

是

字非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卽漢中王

猶徵士鄉郡王

徵

行潦

九里

信不通

悄素

淮路迢迢天漠

東願騰六尺馬

一作君

背若孤征鴻

劃見公

一作子

面超然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卽漢中王

猶徵士鄉郡王

徵

行潦

九里

信不通

悄素

淮路迢迢天漠

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素淮路迢迢天漠東願騰六尺馬

一作君

背若孤征鴻

劃見公

一作子

面超然

懽笑同奮飛旣胡越局促傷樊籠

一飯四五起

憑軒

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鳥鳶
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
清興終。

龍西公

漢中王瑀讓皇帝第
三子初爲隴西郡公

素淮

潘岳西征賦玄蘆素淮長安志淮水在萬年縣東北流四十里入渭

天漢

三輔黃圖渭水皆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六尺馬

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駒六尺以上爲駒六尺以上爲馬

嘉蔬

記稻曰嘉蔬江賦
天然之嘉蔬

屈猛

張華鵠賦蒼膺鷙而受繼屈猛志以服養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時高適尚薄先有此作

驚作

高標跨蒼天

一作

烈風無時休

自非

自非曠

一作壯

土懷

茲翻

百憂方知象教足

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

立

河漢聲

西流義和鞭白日

一云

但

少昊行清秋秦

是作秦非

山忽破碎涇渭

不可求俯視但

袁鳴皆於望

中生風

勸百夏者所謂
對此茫茫風
交集也後云
雲正秋高鵠
哀鳴皆於望

氣焉能辨。皇州迴首。虞舜蒼梧雲。正愁惜哉瑤池。
飲_燕_作日晏崑崙丘。黃鸝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

慈恩寺塔

長安志慈恩寺隋無漏寺故地高宗在春宮時爲文德皇

后立故名慈恩浮圖六級宗三百尺永徽三年沙門玄奘

斯立初惟五層崇一百九十八尺塼表土心倣西域窣堵波制度後浮屠心

內浮水築出漸以頽毀長安中更拆改造依東夏刹表舊式特崇于前李

遠傳景龍以後天子游豫秋登

高標

蜀都賦陽烏

長安志塔有

報恩碑圖從者獻菊花酒稱善

碑

蜀都賦陽烏

長安志塔有

如升光彩換撲東有翻經院西京雜記浮圖內有梵本諸經數十函浮圖

枝櫟

谷云慈恩塔下數級皆枝撐洞黑出土級乃明

蒼梧

葬于蒼

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劉向列女傳
舜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
後世遂寘于西王母鶠于瑶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
觀日之所入日行萬里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
爲登焉

黃鸝

韓詩外傳田競謂魯哀公曰夫貴鸝一舉千里止君國龍啄

假焉君始棄君猶貴之以其從沐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鸝舉矣

柏梁

廣絕交論分
歷覽之結果

三山老人曰此詩諷切天寶時事也。泰山怒破碑，喻人君失道也。涇渭不可求，云云言清濁不分而天下無綱紀。文章也。廣陵蒼梧思古之聖君而不可得也。瑤池日晏言明皇方駛子淫樂而未已也。賢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黃鶯哀鳴比之。小人貪祿蠻位故以陽雁稻梁刺之。箋曰高標烈風登茲百變岌岌乎有漂搖崩析之恐正起興也。涇渭不可求長安不可居所以迴首而思呴虞庭蒼梧雲正愁猶太白雲長安不見使人愁也。唐人多以王煥喻貴妃。瑤池日晏言天下將亂而寧樂之不可以爲常也。程嘉燧曰玄宗遊宴貴妃皆從幸蒼梧雲正愁闌指二妃之事也。故以瑤池日晏惜

示從孫濟

叙事亦極平常而能入此興亡自然深厚

平明跨驢出未知一作委適誰門。櫂門多噂啗。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楚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一作翻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阿翁嬾惰久。覺兒行

步奔所來

一作求

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

二云小人實利口

薄俗難可

一作具

論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杜濟

宰相世系表濟字惠物給事中京兆尹頌魯公神道碑征南十四代孫唐川節度兼京兆尹

刈葵

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

不生結交莫羞

放手

東漢承平詔權門請託殘吏放手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

兩雨

脚但

一作如

舊所向泥活活

一作

思

君令人瘦

沈吟坐

西秋

軒

一云吟卧軒窓下

飲

飯

食錯昏晝寸步

曲江頭難爲

一相就吁嗟呼

吁子

蒼生稼穡

不可救安

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

大明韜日月

曠野號禽獸

君

子強逶迤

小人困馳驟

維南有崇山

恐

與川浸溜

是節

時一作

東籬菊紛披爲誰秀

岑生多新詩

語一作性亦嗜

醉酌采采黃金花何由滿

作麗衣袖

天漏

梁益州記大漏天在雅州西北寢李記平都縣漏天秋夏常雨築道有大漏天小漏天

醇酌

楚辭招魂日登高東飲酌

清涼王逸曰酌三重釀酒也

感酌湖吳之醉酌張載酒賦中山冬賦醉秋發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

掉頭不肯仕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

間釣竿欲拂珊瑚

二云花繁草青春日暮三云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

風景暮

一作引歸路二云花繁草青春日暮三云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

自是君身有仙骨

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

苦死留富貴

何如草頭露云其微苦留君富貴何如草頭易晞露

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

龍琴惆悵月照席昔君只欲

我空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

巢父掉頭不

頭不肯住東網入海龍煙霧書卷長捲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我凝祀秋芳
留若富貴何如草頭露深山大葬龍蛇遠花繁草青風景暮仙人玉女迎雲車
指點虛無引歸路若逢李白前段亦為詩人之口余二句一聲太白而題云：者正日九
騎鯨魚道甫問信今何如孔淳之同心也

孔巢父

東父子號翁冀州人早勸文史少與韓淳李白張叔明陶污隱于徂綠山醉歌縱酒時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聞其賢以

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遯由是知名後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未有僉德示幸奉天遷給事中儀史大夫興元元年使李懷光于河中遇害授巢父廩與卒白共隱徂徠白有送韓華裴政孔巢父遷山詩云昨宵夢裏還入弄竹溪月今晨魯東門悵飲與君別此詩云南尋禹穴見李白蓋巢父號與白別復往尋白于江東也公與白別于魯郡石門在天寶四五載間此詩當在與白別之後巢父不應永王辟側身潛遯則在遊江東之後也

掉頭

莊子在宥篇鴻濛树罿羅掉頭曰吾弗知珊瑚樹述異記贛林郡有珊瑚

湖碧色生海底一樹數十枝枝間無葉大者高五六尺南州志珊瑚出大秦國海中生海底石上西京雜記續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欲熾脚下一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慶善云空中書乃雁足書非也梁高僧傳史宗不知何許人常在廣陵白土埭懸珠謳唱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賣一杖一箱自隨嘗逼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停一人令乃選取守鵝鴨小兒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

珊瑚樹

西溪叢語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

見欣然共語。向晚道人辭欲還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所在不。其謫何當。
竟道人云。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塚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因君與少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至縣令呼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
今真促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響。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
令開看都不解。乃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塚。史宗開書大驚云。
汝那得葢葉道人書耶。或云有商人海行于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于
史宗。置書于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塚。書飛起就史宗接而將去。
探禹穴。張晏曰。禹巡守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禹穴。或云禹人此穴。御
竇藏。括略曰。會稽山有一石穴。委曲黃帝藏書于此。禹得之。父哭。慈春秋
謂之禹穴也。

飲中八仙歌

自成章。七言古樂府。短章化出中間月。韵重。
音韵不可解也。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二斗始朝天。
白氏長慶集。注逢作見。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
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世賢。
邵列。作達。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
不齊。妙在句法錯。餘每段首。

佳處正在後。
不同德有依然。
塵外之相尤。
妙在句法錯。
餘每段首。

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

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
酒中仙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

紙如雲煙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飲中八仙

李陽冰草堂集叙公出入翰林中能成詩帝用疎之乃浪
跡縱酒以自昏曇與賀知章崔宗之等目爲八仙之遊謂

公謫仙人胡列賦謫仙人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
留乃賜金歸之范傳正李白新墓碑在長安時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

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按李序范碑皆言白與賀監等八仙

之遊在天寶初然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卒范碑又有裴周南不在公所

詠之數何也新書則云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
焦遂爲酒八仙人此因杜詩附會耳且旣云天寶初供奉又云與蘇晉同

游何自相矛盾也

賀知章

舊書知章性放曠善談笑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自
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屢辭動

成卷朝天寶三載因病恍惚乃上疏請度爲道士求還鄉里金壺記賀知章
字稚摩自號四明狂客李白訪賀監不遇詩東山無買老却棹酒船回箋云
吳人善乘船醉後馬上微兀半隱如乘船言醉鄉之樂也眼花落井水底眠
搔狀其醉態妙眼花落井便如安眠于井底得全于酒無往而非眠也注

以爲嘲其不善乘馬又云落井而眠于水言其安于水也可謂

汝陽

舊書

陋矣吳均筆句有云夢中難言見終成龍眼花眼花之義如此

賀

分音

褚廷謙爲詩酒之交

流涎

於麵米逢之已流涎唾

拾遺記羌人姚叔嘈嗜酒羣輩呼爲渴羌武帝擢爲朝歌宰辭曰請辭朝歌

之縣長充食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尉之舊都地有酒池

使老彘不復呼渴對曰老彘漸染王化若歡酒池之役更爲殷討之民帝大悅卽遷酒泉太守

左相

舊書李適之雅好賓友飲酒一斗不

亂夜則燕寢晝決公務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與李林甫爭權不叶

爲其陰中五載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遷命親知懼會賦詩曰選賢初罷

相樂聖且銜盃爲開門前客今朝幾箇來七月貶宜春太守仰樂而死本

事詩適之罷免意憤日飲醇酎且爲詩云云林甫愈怒終遂不免邵氏聞

見錄云世賢當作

宗

舊書崔宗之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李白傳侍

駢賢傳寫誤也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館

蘇

吳若本注蘇晉事見其澤謠舊書

抱子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蘇

白

蘇珦雅州藍田人子晉數歲知爲

文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歷戶部侍郎

李白

范傳正新墓碑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

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樂史別集序上命李邈年持金花箋宣賜

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然承詔猶苦宿醉未解因援筆

賦之國史補白在翰林多沉飲玄宗命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猶能動案第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蔓云玄宗泛白蓮池命高力士扶白登

舟此詩證据顯然注家謂關中呼衣襟爲船下上船者醉後披襟見天子也穿鑿可笑趙次公云白在翰苑被酒扶以壁角則竟上船矣非不上船也此尤似兒童之語夫天子呼之而不上船張八旭國史補旭飲酒爛草不以次曳坐狀其酒狂也豈竟不上船耶去八旭書揮筆而大呌以頭擗水墨中而書之醒後自視以爲神異舊書吳郡張旭與知章相善旭嘗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洒變化無窮若有神助金壘記知章嘗與張旭遊于人間凡見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鳥飛古之張索不如也然旭遇于知章焉李頤贈旭詩露頂據胡床長耳澤謠陶魄開元中家于嵐山客有前進士孟彦深進士孟憲卿布衣焦遂各置儀妾共載

曲江三章章五句

短音促節自成一種風調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曲江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臨曲江之階洲注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賓

字記曲江池漢武帝所造名爲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廣陵之江故名之西京雜記宋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三街昇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

卽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

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卽事

列子云周之尹氏有老役夫晝則呻吟卽事陶淵明云卽事多所欣謝詩卽事怨歌農愁吾人西都感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西征賦猶吾人之拘繫

吾人

漢武帝歌曰芝莧不止兮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杜曲

雍錄樊川草東十里有南杜北杜杜謂之南杜杜此謂之北杜一曲名勝之地

南山

李廣傳屏居曾田南山中射獵楊慎曰古本稱身下有足下何所着紅渠羅襪穿

麗人行

鑑銀編考宋刻本並無知楊氏爲託也今削正

此句削正

此句削正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匀。繡羅衣裳照暮春。感金孔雀

銀麒麟頭上何所有。

翠微

作筠鳥合反

後何所見珠壓腰極

共韻切身就中雲幕椒房

詞而寓託乎之意以風人道楚誠則之詩也二直若為樂美之

前半改指樹皮後半正說丞相葉法何等精嚴

當軒下馬微文
刺心

結語了然

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紫駢之峰一作出翠金水精之盤
行素鱗犀笏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空一作坐紛綸黃門
飛鞚不動塵御厨絡繹一作絲繩送八珍簫鼓一作管哀吟感鬼
神賓從雜合還賓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一作道下
手可熱勢一作世絕倫慎莫近向前承相嗔

麗人行

舊書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着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金墜玉器瑩珠

翠染蟠芳競于路而國忠私于虢國不避進孤之刺每入朝或聯轡方輶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觀粧盈巷瓊炬如晝明皇雜錄上將幸華清宮貴妃姊妹競飾車服各爲一獵車飾以金銀間以珠翠一車之費不啻數十萬既成甚重而牛不能引因復上閣請乘馬子是競須名馬以黃金爲嘶板組绣爲障泥共會于國忠宅司人禁中炳燭照肌理細膩嬌艷者如堵注並引十月幸華清東上已修禊亦必爾也

招魂靡顏戚戚趙云戚金實唐人常語故杜牧王逸注賦得也

感金

自謂其諱戚金結綏而無痕迹

翠微蜀葉

王篇鈿綵婦人頭花髻飾也趙注翠微一作翠爲鈿一作鈿首卷有音
洽與音字連而曰鈿鈿音答重疊貌海賦云幕鈿鈿而因連翠微謂

則翡翠微布於蜀綵之葉翠爲

苟葉則以翠爲苟所之葉也

極

吳若本注禮記注文頌也爾雅極謂

極則帶腰耳以珠綴

雲幕

西都記成帝設雲帳雲幕于耳泉紫微世非
之故言珠壓腰極

第五倫傳賣

大國

舊書大真有姊三人皆有才貌並封國夫人之號長

憲椒房之親

雲幕

三雲殿西都賦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

幸華清宮同日拜命趙云考長安志

馬峰

良輪有駝峰漢書大月氏本

西域國出一封橐駝注云春上有一

屏筋

酉陽雜俎姐明皇恩寵祿山所

封高也如封土然今俗呼爲帑籍

黃門

明皇雜錄虢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

鑿刀

西征賦饔人縷

使小黃門爲御紫鹽之峻健黃門之

端秀肯冠絕一時

御厨

新書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

落南家又曰顧銜楊花人東裏此句亦萬韻丁楊氏也

紅巾

秋到申往後還

有二青鳥如鳥挾侍毛

青鳥

山海經三危之山有青鳥居之注主

旁沈約詩銜書必青鳥

楊花

子勃落花篇辭

舉人各樹名甲開成會昌中語曰鄭陽段

死于河熱蓋唐時長安市記如此

永

相

梁史外傳十一載李林甫

加國忠司空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數名
之燒殺道劍鋒耳珠翠燭于路岐可掬曾有人納身一竄其車令氣數日
不絕隨馬亡遂刎以劍斬旌節器仗則蹶及秦國先死獨斬國韓國
忠轉盜韓國又與國忠亂殺每入朝講國志與韓王競擣揮鞭驅馬以爲
諾謹此臺新誅引漢桓帝時童謡曰

廟梁之下有雙枝我欲攀之冰相懸

樂遊園歌

晦日賀蘭暢長
史達醉中作

樂遊古園翠一作華森爽煙絲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
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
狂歡賞青春波浪笑芙蓉白日雷霆夾一作甲城仗闇闔
晴開映一作映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拂水低徊舞袖翻
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一作割深盃亦不辭芙蓉作
辭不辭聖朝
亦一作已知賤士醜一作私此身飲罷無

歡喜之中生
身世之感有
多少低徊也

甚

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樂遊園

長安志樂遊原在萬年縣南八里漢高宣帝起遊廟在曲江北其處則今之所呼樂遊廟是也蓋本爲苑後因立廟康縣劉

談錄曲江池本秦時臨洲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其南爲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列歷本明姬都人遊此盛于中和上已之節西京雜記長安中太平公主于原上置亭遊賞後屬寧申岐薛王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士女咸就此登高祓禊席幕雲布車馬填塞可

彩映日馨香滿路朝上詞人賦詩翌日傳于都市晦日貞元四年勅正月晦日文武百僚賜錢以充宴會德宗時李泌請廢正月晦以

二月湖爲中和節

秦川

長安志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爲秦川一名樊川雍錄長樂坡基最高四面山巒皆見杜詩秦川

云云是也坐中見得秦川則高可知矣長安志樂遊原居京城之最高四面寬限京城之內俯視如掌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看城出雲漢

芙蓉園

雍錄凡宜春下苑皆少陵地也其下亦爲曲江曲江之北又爲樂遊原及樂遊苑漢宣帝樂遊廟也廟在唐世基跡尚存興唐之芙蓉園

芙蓉池

芙蓉池皆相流也

子文信爲隋營京城以京城東南隅地高不便故

改名芙蓉以其水盛而芙蓉富也遊城南記芙蓉園與杏園皆秦宜春下苑之地園內有池謂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

夾城

韋武

雜記開元二十年築大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直羅城復道經通化門觀以達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津陽門皆秦宜春下苑之地園內有池謂之芙蓉池唐之南苑也

詩其年十月移禁夜

漢郊祀歌天門闕詠蕩蕩如淳日

五王扈駕次城路

漢

讀如迭詠蕩蕩天體堅青之狀也

銀

勝神氣經東方有宮青石爲廣高三仞左

右闊高百尺盡以五色門有銀波張正見詩銀勢映仙官

羨陂行

子奇仰望見蓮葉之奇直及莫測故以哀亭二字標之仍

比興中尚不盡之致

岑參兄弟皆好音

携我遠來遊羨陂。天地覽慘忽異

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

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

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

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氣埃。

鳬鷺散亂棹謳發絲管。嘲

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

菱葉荷花靜。爭如拭宛

在中流。渤海清下歸無極。

一云下臨無地終南黑半陂已南純

浸山動影裏宛冲融間船舷。

暝夏雲際寺水面月出

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

馮夷擊鼓羣龍趨湘妃漢

如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
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向來哀樂何其多

岑參

天寶三載進七釋褐爲右內率府兵曹參軍

渼陂

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合朝公泉爲陂十道志

拭

雜記雍人拭

澣澣

廳砌曰海

冲融

海賦沖融沈括海賦採菱以別支也

船舷

加舷楚辭鼓檣

而歌王逸曰

雲際寺

長安志雲際山大安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隋置居賢林曰寺

藍田關

長安志在藍田縣東南六十八里卽秦峣關也後周明帝徙青泥故城側改曰青泥關武帝改藍田關乘錄杜詩水而月出藍田關峣關在渼陂之東南也

金支

安世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臣贊曰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黃金爲支相如賦建翠華之旗

少壯

秋風賦徵樂極今哀情多少年

今哀情多少年

渼陂西南臺

元發於以大廟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

前半山隱居
半易情

懷新日似擊接要心已領。傷像識斂人空蒙辨魚艇。
錯磨。_{如南翠}真任白閣影嶒。_{一作嵩}翠增光輝。_{一作}乘陵惜俄頃。
夢生愧嚴鄭。外物慕張邴。世復輕驛驅。吾甘雜蠹眠。
知歸俗可忽。取適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
苦便。_平靜况資羨。次足庶結茅茨廸。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鮫人

海賦其垠則有天塹水怪鮫人

之室江賦

鮫人構館于懸流

李參歸白閣草堂詩言

白閣

草堂詩言

射之燭然而素白

闕陰森積雪弗融黃閣不知所謂三峯相去不甚遠

嚴鄭

前漢王貢兩英傳序谷口有鄭子真何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三

輔決錄云子貢名樸君平名遵舊傳廣雅

賦詩仰慕嚴鄭樂道閒居

張邴

謝靈運詩舊作辭賦多秋謝病不行年

謝靈運詩仙疾相

邴

謝靈運詩舊作辭賦多秋謝病不行年

過東山注謂張良邴曼才也

便靜

謝靈運詩仙疾相

倚薄翼得閒者便

戲簡鄭廣文

皮

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遺官長罵。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氊。賴近有蘇司業。時與酒錢。

蘇司業

蘇源明東北武功人天寶間及進士第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

蘇淳詩話

既以

與也

既以

夏日李公

一至李家今見訪

李時爲太子家令按宗室世系表當是李炎

黃鶴曰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桮類村塢。僻近城南樓。旁舍頗淳朴。所願樂陳道竹須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蓋甚過濁醪。展席傍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翻。一作宣葉密鳴蟬稠苦道。作此物壯孰謂吾廬幽。水花晚色靜。樂布淨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

盡更起爲君謀。

水花

惟約古今注芙蓉一名花生池澤中寔日蓮華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高麗刺故佳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必十月。樹羽臨九州。
陰火煮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

闌風入轍跡。曠原一作延冥樓。沸天萬乘動觀水。

百丈湫。幽靈二云斯可佳。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

壯肇石推林丘。中夜竊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

影屈注蒼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翠旗淡偃

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浹漭浮。皎人獻微

一作緒。曾祝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陁金。

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推收復歸
虛無底化作長黃丸。一云龍真此飄飄二云青瑣郎文采珊瑚

鈞浩歌

深水曲清絕

聽者愁。

東山

長安志。靈山在臨潼縣東南二里。溫湯在山下。開元後玄宗嘗以十月幸溫泉。歲蓋而歸。

陰火

海賦。陰廣火潛然曠

原

吳若本注原崑崙東北脚名也。穆天子傳自羣玉之山以西至於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北至於驪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干

有九百里宗廟至于

大驪原萬四千里

百丈湫

長安志。冷水一曰零水。在臨潼縣東三十里。亦曰百丈泉。

水經注。冷水出勝亭山歷陰盤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上渭寰宇記

百丈水

即冷水之別名。郊祀志。湫謂朝那百丈水。卽冷水之別名。郊祀志。湫謂朝那陰盤故城東門外去昭應十五里。往來大路必由此城。行人憧憧無所留碍。近古帝王未嘗經度。必近迴城西別開御路。貞觀中。乘輿將自東門入

湯泉水

岸深數丈。時水暴漲平岸。又見物狀皆畜臨土門。命有司致祭。其

物起向北

內火所在。開元八年冬。乘輿自南入行至半城。黑氣自城東北

角起條

忽滿城。從官皆失。上策馬踰城。赴官路下。至渭川。雲氣稍解。侍

臣分散等求乘輿所在。上悵然還宮。數日不出。翰林學士通事舍人王翰

作答客。問上之詞曰。龍蹻湯是雲。漸迴龍飛香殿氣。還來龍潛龍見雲。皆

應天道。常然何問哉。論談錄成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雨暴雨。

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厓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遇從數星

大小山從東西直至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鑒

旗帳塞

穆天子傳

天子大朝于燕然之山

天子奉璧南面

曾就左之說

牛

沈牛豕羊文山之人

陽遺獻物牛一百

天子與之豪馬豪牛

西陽雜俎

有人夜見月光

属于林中如瓦布尋踪之見一金背蝦蟆

是月中者月者陰精后妃之象

祿山詔約楊妃晉爲子母通宵禁被

御嬪蠻和士開之出入卧內方此爲破虧城侯之獲廁刑餘

又奚足尚方諸蝦蟆之入月詩人之託論不亦婉而章乎

安祿山事蹟玄宗嘗夜宴祿山祿山醉卧化爲一黑猪而龍首左右遠言

之玄宗曰此猪龍也無能爲者

祿山將入朝乃令于溫泉爲祿山造宅至

溫泉賜浴

玄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載

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旦後三日

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綉子縛祿山令內人以絲輿昇之歡呼動地

玄宗就

使入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了又繡祿山是以歡笑

玄宗就

觀之大悅

十三載祿山入朝歸范陽

玄宗御望春亭脫御服以賜之祿山

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亟出陛至淇門順流而下所

至都縣令船夫持拳板繩立于岸上以待至則牽之日行三四百里十四

載玄宗遣中使馮承威責璽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沐故今召卿至

十月狀于華清宮待卿十一月祿山起兵反夢弼曰楊國忠言祿山必反

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祿山聞命卽至見上于華清宮此祿山渴見之由

故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也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

蹇

七發旌微絳

敵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

積日賣絳

而日祝豪

牛

沈牛豕羊文山之人

陽遺獻物牛一百

天子與之豪馬豪牛

西陽雜俎

有人夜見月光

属于林中如瓦布尋踪之見一金背蝦蟆

是月中者月者陰精后妃之象

祿山詔約楊妃晉爲子母通宵禁被

御嬪蠻和士開之出入卧內方此爲破虧城侯之獲廁刑餘

又奚足尚方諸蝦蟆之入月詩人之託論不亦婉而章乎

安祿山事蹟玄宗嘗夜宴祿山祿山醉卧化爲一黑猪而龍首左右遠言

之玄宗曰此猪龍也無能爲者

祿山將入朝乃令于溫泉爲祿山造宅至

溫泉賜浴

玄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載

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旦後三日

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綉子縛祿山令內人以絲輿昇之歡呼動地

玄宗就

使入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了又繡祿山是以歡笑

玄宗就

觀之大悅

十三載祿山入朝歸范陽

玄宗御望春亭脫御服以賜之祿山

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亟出陛至淇門順流而下所

至都縣令船夫持拳板繩立于岸上以待至則牽之日行三四百里十四

載玄宗遣中使馮承威責璽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沐故今召卿至

十月狀于華清宮待卿十一月祿山起兵反夢弼曰楊國忠言祿山必反

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祿山聞命卽至見上于華清宮此祿山渴見之由

故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也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

蟆

西陽雜俎有人夜見月光

属于林中如瓦布尋踪之見一金背蝦蟆

是月中者月者陰精后妃之象

祿山詔約楊妃晉爲子母通宵禁被

御嬪蠻和士開之出入卧內方此爲破虧城侯之獲廁刑餘

又奚足尚方諸蝦蟆之入月詩人之託論不亦婉而章乎

安祿山事蹟玄宗嘗夜宴祿山祿山醉卧化爲一黑猪而龍首左右遠言

之玄宗曰此猪龍也無能爲者

祿山將入朝乃令于溫泉爲祿山造宅至

溫泉賜浴

玄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十載

正月一日是祿山生旦後三日

召祿山入內貴妃以繡綉子縛祿山令內人以絲輿昇之歡呼動地

玄宗就

使入問之報云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了又繡祿山是以歡笑

玄宗就

觀之大悅

十三載祿山入朝歸范陽

玄宗御望春亭脫御服以賜之祿山

受之驚懼不敢言自謂先兆恐復留之遂疾亟出陛至淇門順流而下所

至都縣令船夫持拳板繩立于岸上以待至則牽之日行三四百里十四

載玄宗遣中使馮承威責璽書召祿山曰與卿修得一湯沐故今召卿至

十月狀于華清宮待卿十一月祿山起兵反夢弼曰楊國忠言祿山必反

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祿山聞命卽至見上于華清宮此祿山渴見之由

故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也上由是益親信祿山國忠之言不能入

長黃虬

太子亦知禪山必反言之不聽顯國忠欲收禪山貴妃必不肯故曰至尊願父笑王母不肯收也續楚陽范陽禪山遂反宣排復歸孟無氏化作長

黃龍

平

夜聽許十損

一本作許十一
一本作許十無損字

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
何階子方便謬引爲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
誦詩渾一作混遊衍四座皆俱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
鳴鏘精微穿溟涬飛動擢露靈陶謝不枝梧風騷共
推激紫蕤舊作蕤自超詣翠駒誰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間

夜家問

五臺

華嚴大疏清涼山卽代州雁門郡五臺山也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峯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墳上之臺故曰五

臺太平寰宇記五臺在代州五臺縣東北二百四十里水經注五臺山五營巍然故謂之五臺石壁續高僧傳雲或爲巒雁門人也家近五

臺山後住汾州北

山石壁中

繫可

舊書達摩傳惡
可慧可傳來

捶釣

知北遊大馬之捶釣者
年八十矣而不失豪毛

郭云捶者括捶鈞之
輕重而不失毫毛也

紫鸞

昭陵六馬寶駿
紫鸞超躍

駿

幽雅駿如馬
鑄及食虎豹

橋陵詩二十韻因呈縣內諸官

先帝昔晏駕茲山朝百靈崇岡擁象設沃野開天庭

卽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陁因

一作用

厚地

一作力

却略羅

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肅泠泠石門霜露

一作霧

白玉殿

莓苔青宮女晚知曙

祠官臣

朝見星空梁簇畫戟

一云日繼夜正異云日相繼

惟王心不寧

陰井敲銅瓶中使日夜繼

一云日繼夜正異云日相繼

惟王心不寧

徒邱備亭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

一作業

芝產廟社好鳥鳴

一作宿

巖局高岳前翠峯

洪河左瀆

一作漢

金城蓄峻趾沙苑

豐玉篇同漢胡洞烏通一切無音音漢字王
濡篇韻界俱無毛氏據此詩增恐非當作濡

金城蓄峻趾沙苑

贊此故物而對
偶極整列成
一召昌參答
張徵等皆
便是此種

交迴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

爭岩亭。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宜可聽。王劉美作潤。

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遺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硎。綺繡相展轉。琳琅愈逾青熒。側聞魯恭化。

秉德崔瑗銘。太史候鳬影。王喬隨鶴羽。朝儀限霄漢。

客思迴林坰。輞柯醉下杜。飄颻陵濁涇。諸生舊短褐。

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

解署字容一作客秋螢流寓理。豈慙窮愁醉未醒。何當擺

俗累。浩蕩乘滄溟。

橋陵

開元四年十月葬睿宗于橋陵以同州蒲城縣爲奉先縣十七年十一月謁橋陵上望陵涕泣改奉先同赤縣以所管三百戶供陵

寢長安志橋陵在奉先縣西北二十里豐山封內四十里陪葬太子三公主

象設

招魂象設君安注象法也

舊
廬坡陁

哀二世賦登以陁之長城也

金城

資治通鑑秦孝公九年築長城簡公二年墾洛故云自

都實洛今沙苑長城是也三秦記云在蒲城東五十五里秦築長城卽是斬

城非

下杜

志下杜城在長安縣南一十五里秦杜縣宣帝修杜之陵原爲

陵

曰杜陵縣更名此爲下杜城東有杜原城在下故曰下杜因

學記開石門霧露白正歲暮苦青舊史鄭頤憂爲聯句與此同

沙苑

行必龍媒子經以巨馬結首尾相應章法自好

君不見左輔白

牧高水也沙如白水

一作白如水繚以周牆百餘里龍

媒昔是渥洼生汗血

今稱獻於此苑中駿牝三千匹

豐草青青寒不死

食之豪健西域無

一云騰

每歲攻

收一

作收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

入門天廩皆雲屯驃

驃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

一作朝至尊至尊內外馬盈

億

跑作内外馬數將盈億

伏櫪在洞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倜儻

高士傳
有遠神

權奇難具論。羣羣堤阜藏奔突，往往坡陁縱超越。角壯翻同牕，一作麋鹿遊浮深簸蕩。龍鼴窟泉一作出，一作日魚長。
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沙苑

元和郡國志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馬頭縣南二十里其處宜六畜置沙苑監唐六典沙苑監掌牧養龍右諸牧牛羊水經注洛水東

經沙阜北其阜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俗名之曰沙苑

寰宇記白水縣其境東南谷多白土因名白水

苑緣以周牆

西都賦西郊四百餘里

天庭

六典太尉左右凡十有二閣分爲二歸至尊唐

日祥麟

二曰鳳苑以繫銅馬

典使司每歲簡細馬五十四駿馬一百匹進之今本大典云凡任牧之馬

皆印註云印以監名若輶送尚乘不用監名尾側依左右開印以三花雜

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

左體以飛字印左彈

出後漢志按靈帝嘉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

二枚京房易傳海出巨魚印人進賢人疎

太常梁卿勅賜馬也李斯

首是鳥乘騎句見筆法後用

矣故二司鹽出自是本旨

魚壯

謂白馬賦分賦

北永

泉出巨魚本注作海

天庭

則有上圓禁

六

○○

驥馬行

太常梁卿勅賜馬也李斯公愛而育之命前製詩

矣故二司鹽出自是本旨

清江先生集卷之三
七十及许思考
況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驥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崎嶇。顧影驕嘶自矜寵。陽目青熒夾鏡懸。肉駿荆作驥喂礪連錢動。朝來久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鄉家舊賜公取之。云能取之天廐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朝荆作夕趨可憐幽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于鳥。不與人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知。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臺都邑。肯使智駒驛地上行。

睂目

西京賦鷺目高區薛綜曰鷺目角眼視也相馬經曰眼欲得高區

肉駿

東坡曰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驥如牛頭下

垂胡倒立倒傾毛生肉端蕃人曰此肉駿也乃知廳馬行肉駿硬福當作肉驥耳

晝洗

赭白馬賦旦利幽燕蓋荆越張說臘右監牧

策朝辭櫻風夕濟天泉太白
天馬歌雞鳴嗣暮春越

去矣行

君不見轡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
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
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龍鉉止曰天寶十四載公在車府數上

餐玉法

後魏書李預每美餐玉法乃採訪藍田縣

賦頌不蒙採每欲辭職遂作去矣行
往掘得若環璧盤器形者大小百餘至而覆之皆光潤可玩頃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

藍田山

漢地理志藍田縣本秦孝子

公蜀山出美玉三秦記曰玉之美者曰琰其次曰藍蓋以縣出美玉故名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天寶十四載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何患比祿與
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苦勢闊蓋棺事則已此志常
如見此詩憂亂于承亂之先志安之追魏

覩豁窮年

憂黎元歎息

腸

作腹

內熱

取笑同學

翁浩歌

彌激烈

非無江海志

蕭洒送

作愁

日月生

逢堯舜君

堯云

君爲不忍便永訣

當今廊廟具構

夏豈云缺

葵藿傾太

陽物性固莫

作難奪顧惟螻蟻輩

但自求其穴

胡爲慕

大鯨輒擬偃溟渤

以茲悟生理

獨耻事干謁

兀兀遂

作適放歌頗愁絕

歲暮百草零

疾風高岡裂

天衢

至今忍爲塵埃沒

終愧巢與由

未能易其節

沉飲聊

自適

作遊放歌頗愁絕

歲暮百草零

疾風高岡裂

天衢

陰嶂

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

作能結凌

晨過驪山

御榻在嵒嵲

虫尤塞寒空

蹴踏崖谷滑

瑤

池氣鬱律

羽林相摩戛

君臣

一云署

留懽娛

樂動殷樛鳴

荆作膠葛

一作蟻蟻

賜浴皆長纓

與宴

謀非短褐彤廷所

作福鳴鳴

一作湯鳴

研莫在此正泛行
路不經見士

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歛貢城闕。聖人
筐篚恩實。欲願邦國活臣如忽至。聖君豈棄此物多。
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
堂舞有作神仙。煙霧散作蒙。玉質暖客二云貂鼠裘。悲管逐
清瑟。勸客驅蹄羨霜。燈壓香橘朱門酒肉作臭路。有
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悵惘不至。難再述。北轍就涇渭。官渡
又改轍。羣冰水作從西下。極目高崕兀。疑是崆峒來。恐
觸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榦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
廣不_且可越。老妻寄荆作本先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
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作已卒。吾寧捨
一哀里巷亦曉作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

家中窮苦之處
狀志與榮枯
忍天異相閔

秋未

木

登貧窶有倉卒

當作

免租稅名不韙征伐

當作

撫迹猶

作

酸辛平人

當作

固驩屑默恩失業徒因念遠成

卒憂端

作際

終南湏洞不可掇

奉先

內魏蒲城縣屬同州開元四年改爲奉先縣移隸京兆府以奉睿宗

長陵十七年昇爲赤縣去長安一百五十里長安志蒲城縣秦名重

哀後魏白水又改蒲城開元四年建睿宗廟陵改爲奉先縣京兆府十七年昇爲赤縣

應縣東南二里卽藍田山也雍錄溫泉在豐山秦漢隋唐皆常遊幸惟玄宗特優蓋卽山建立百司

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官又綠楊妃之故其奢蕩蕩著

大城宮殿包襄環山一山而兼檣周備其外觀風樓下又有夾城可通禁中

載史尤居萬皇寶共大堤在東都壽安縣閭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就之

有赤氣出如匹練民名赤光旗余按此正十一月初借蚩尤以喻兵象也

鈞律西京賦降寫崔

韓子曰黃帝篤象車與方輿

羽林勦漢江注林喻林木羽若羽翼

樂動天賛道事貴妃生日宴長生殿南方邁進荔枝因以荔枝名爲山號

上錫華清宮詩言昔太上皇常居此所年空中聞清樂往往來列仙

樂動天賛張樂乎膠葛之宮邦樂曰言廣遠深貌也魯靈先殿賦洞庭稱于其無垠

也甘泉賦齊總總以尊博其相聲韻張衡南都賦其山則峻嶺崿崿注山石

上

賦張樂乎膠葛之宮邦樂曰言廣遠深貌也魯靈先殿賦洞庭稱于其無垠

也甘泉賦齊總總以尊博其相聲韻張衡南都賦其山則峻嶺崿崿注山石

上

高峻

賜浴

詳陽門詩注曰宮內除供奉兩湯池內外更有湯十六所是湯

之貌

每湯諸房廁甚廣與諸湯不侔蓋以文璫寢石中火有手

華幕湯噴以成池又縫綻錦繡爲尼羅置于水中上時于其間泛鋏裘小舟

以嬉遊焉次西日太子湯又次西少陽湯又次西尚食湯又次西宜春湯又

次西長湯十六所今惟太子少陽二湯存焉孔帖云李適過浴溫湯始發

蘭澤安祿山事蹟祿山將及蘭水楊國忠兄弟虢國姊妹並至新豐所止之

處皆賜御膳至溫泉賜浴客士並賜浴

卽涇渭之處也舊注引魏志

賜食賜錢玄宗計日幸望春宮以待

官渡

官渡譌甚長安志橫瀆官渡

在萬年縣東南二里五里入藍田路

天柱

水經注張華叙東方朔神異經曰崑崙有銅柱焉

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

禹不窺之山折天柱絕地難

湧洞

許慎注淮南子湧讀如項羽之項洞讀如同遊之洞

呂汲公詩譜云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沐懷詩是月有禪山之亂

祿山起兵在十一月九日反書至長安玄宗猶未信故此詩言慨然聚斂致

亂旦夕而不

言祿山反狀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英華題云新畫山水障

堂上作

不令人上樹底江山

作

起烟霧聞君掃却

赤縣圖乘典遺書渤海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

言

祿山反狀也

集解引相對於

柏大任

說得煙雲恍惚
見畫品之妙

寫盡境極
其妙

一結有無窮
餘意正與

山水相開

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迹遠。

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作坼無乃瀟湘絕。悄然坐我天。

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恐是蒲。

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

滿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野。

亭_{之水深且闊}春還_{云澹浪}雜花_{之水深且闊}遠_{英華云淡}漁翁暝_{之水深且闊}踏孤舟立_{英華云淡}滄浪水深青溟闊_{之水深且闊}

時至今斑竹。臨江沾劉侯。天機精愛盡。入骨髓。自有

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

小兒心孔開。貌_音邈。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吾。

獨胡爲。在泥滓。青鞶布襪。從此始。

赤縣

劉爲奉先尉寫其邑之山水故曰赤縣

祁岳

宋景玄唐朝名畫錄李嗣真畫錄云空有其名不見蹤跡二十五人祁岳

在李國桓之下學參造都梁遜山東詩有時武乘輿走此江上多床頭蒼梧雲巖下天台松晝者唐仲云是卽其人岳之與樂傳寫之誤也

契丹

豐骨氣山東體製允屬斯人品在閭立本下李云田楊聲作董展

昔田楊與鄭法士同于京師光明寺臺小塔楊以簾蔽臺處鄭竊視之謂楊曰卿實終不可學何勞障蔽楊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宮闈衣冠人物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由是鄭深歎服

天姥

十里名山志曰山上有楓千

餘丈蕭蕭然吳錄云登者聞天姥歌謡之聲郡國志天姥山與括蒼山相連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識春月樵者聞蕭鼓絳吹之聲詰耳元

嘉禾遺名畫寫狀于閣扇卽此山也謝靈運詩曰暝投剡中山明登天姥峯壯遊詩歸帆拂天姥蓋舊遊之地故云悄然坐我天姥下也

耶溪會稽志禹門山在縣南三十里水經注若耶溪水上承懸澗麻谿

谷之下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垂崖俯視猿狖驚心寒木破潭森沈駛觀上有一株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遊之作聯

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耶溪水至清照渠山倒影竟之如畫

寺

會稽志

禹門山在縣南三十里水經注山陰縣南有玉笥竹林雲門天

桂精舍並疏山創基架林裁宇剗洞延流盡泉石之好南史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

居若耶山雲門寺送孔巢父詩云南尋禹穴見李白公

之而不可得故曰我篤胡爲存泥涼草堂詩箋序于自京赴奉先縣之後

青鞋布襪

方悲亂思孔李輩或在剡中欲往從

雲門

楊

本為時化有懷

客從

奉使來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天寶十五載五月作

只以書畫寫之
忽入兵氣侵
意境寂思

高齋

桂山高齋

坐林杪信宿遊衍閒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

崇岡

相枕帶曠野懷

一作迴

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塔根青冥曾冰生澌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

落石

泉聲聞復急

一作急

似懼

彈射

吏隱道

東作適

動靜隨所擊

東作激

鳥呼藏其身

有

諸翁

乃仙伯

杖藜長松陰

作尉窮谷僻

爲我炊離

一作通

情性茲焉其窟宅

白水兒舅

一作兄

氏

逍遙展良覩

坐久風頗愁

晚來山更碧

相對十

丈蛟

欸翻盤渦坼

何得空裏雷殷

尋地脈煙氛

一作不隔

藹

一作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峯

爲氣三句作觀
如此接終江兵
是妙境

前軒頽

一作推

反照曠絕華岳赤兵氣張林巒川光雜鋒

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

煙一作

積玉觴淡無味酒圈豈

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
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

一作敵

猛將紛墳委廟謀

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且來

荆作未

釋欲告清宴罷

難拒幽明迫三歎酒食旁何由似平昔

白水

元和郡志白水漢衙縣地春秋秦晉戰于彭衙是也後魏置白水郡南臨白水因以爲名唐屬同州

謂奉先縣也奉先在白水之南襄寧記蒲城縣本漢重泉縣地後魏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以在白水之南爲名廢帝三年改爲蒲城開元中改爲奉先縣白水則後魏所置縣及白水郡也

離

宋玉賦誠爲臣欽離之便大招設旅梁苑賓館離也

仙伯

舊注梅福作尉人謂之仙從奉先而來猶其舊名故曰南縣也

南縣

舊注

南縣

相公軍

天寶十四載祿山反耗哥舒翰爲兵

馬副元帥以討祿山明年正月加

同平章事八月翰軍收于靈寶二歎

左傳魏子曰誅日唯食忘憂

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

天寶十五載七月中避寇時作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唯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一云無時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逐感翁音翁又 川氣黃羣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音崖又 路恐泥竄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礪魄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泉源漲反懼江海覆漂沙坼岸去一作去 濟壑松柏禿乘陵陳作凌 破山門廻幹裂作 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晉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室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無繁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倒

足雲雷此一作志不已艱險路更跼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三川

元和郡國志三川縣本漢翟道縣地以華池水黑源水及洛水三川同會因爲名開皇三年屬鄆州

本漢發澗縣之地貞觀十七年省宜州及土門縣以華原同官二縣屬雍州大足元年隸京兆府鄉子厚曰自渭而北至于華原其翼凡九

士

山

元和郡國志上門山在華原縣東南四里

長安与

乘陵

宋玉風賦乘陵高城

華原

華原縣

山門

即土門山也

石泉山

交洛

元和郡國志隋開皇六年分三川洛川二縣置洛交縣屬鄆

州

地軸

海賦狀如天輪膠及而

崇轉又以地軸換拔而

之

漢關在華州

士

所及關

之華陰縣

鶴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公自京兆之奉先明年夏五月自奉先之同州白水縣又自白水之臨州途出華原是赴靈武時所經處也同州在華原東百八十里華原北至坊州百八十里坊北至鄜百四十五里竟非公自白水西北至華原又自華原北至坊復自坊北至鄜也後有王華宮詩王

華宮在坊
州宜春縣

悲陳陶

惟遠宦軍之失利也。三日而見北兵之罪，突厥之不逞也。詩語見不可以一
敗而自足耳。

孟冬十月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
一云廣晴
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臣歸來血洗箭仍唱
一云雪國歌飲都市都人廻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軍苦如此

陳陶

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請爲兵馬元帥收復西京辛丑與賊將安守忠戰于咸陽縣之陳灘斜官軍敗績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

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磚塊縱火焚之人畜燒斃爲所殺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雍錄陳灘斜在咸陽李鼎自東渭橋移軍西上與李懷光會于陳灘斜是也未識陳灘斜時琯已先至便橋據要旣敗又爲中人所促并與南軍而敗人事失之也。

悲青坂

此詩意謂都人望盡日暮空歸而官軍勢弱自應持重乃房琯之再敗以中人促戰而失公蓋爲琯悲也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

西數騎彎弓敢馳空山雪河冰野

樂作晚

蕭颯

一作颶

青是烽人煙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青坂

癸卯春培又率南軍卽戰復敗東坡曰培旣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

中人邢延恩等促戰倉皇失據遂及于敗故後篇云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青坂地名未詳陳濤斜在咸陽房培師次便橋便橋在咸陽縣西南十里架渭水上則青坂去陳濤便橋當不遠

白窟

太白山在武功縣去長安二百里

培先分三

太

茅元儀曰肅宗已入賀蘭進明之謗而使房琯將兵人主嫌疑于上小人竊伺于下持重有伺焉知非勝機而中人輒敢促戰敗師之罪琯不任受也琯以宰相將帥若非主上見疑何至使中人監制若琯幸而勝則肅宗之疑愈深進明之謗滋甚豈惟不敢望一州他日欲如高力士陳玄禮亦不可得矣琯既敗帝猶未敢卽廢假擎天之事發怒斥之既廢而朝士多言琯非包文武可復用帝益不能容由此言之唐世公議猶足重也

○○○
哀江頭
此句泛泛勝負有感於今昔之不同以貴人事深致悲慨清清劍閣為上韻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頭宮殿鎖千

詩家之詞事
亂之所由說至
汚穢傷簡者
真是詩史

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
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一作
人帶弓箭白馬嚼一作齧黃金勒輶身向天一作
鬼歸箭考異作笑蔡君謨作發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
有情淚沾臆江水一作草行雲望欲往城南忘南北
一云望

少陵

舊錄少陵原在長安縣南四十里宣帝陵在杜陵縣許后葬杜陵南聞師古曰卽今謂小陵者也去杜陵十八里他書皆作少陵杜

甫家焉故自稱杜

陵老亦曰少陵也江頭宮殿

舊書文宗能詩常誦杜甫曲江行云云始知天寶以前曲江四岸有行宮臺殿

百司解署思復昇平故事命游曲江池爲宮殿以壯之

細柳新蒲

康驛劇談錄曲江池入夏則

渠深水急可愛

南苑

卽南內興慶宮也

同輦

漢書成帝遊于後庭

白馬

上幸春青

宮貴妃姊妹各躋名

一箭

潘岳射雉賦

昔賈氏之

清渭

內申次馬嵬

馬以黃金爲銳勒

自

陽

貴妃自盡

驛在興平縣

在府西百餘里

立宗由便橋度渭

自咸陽望馬嵬而西由武功入大散關河池劍閣以達成都

忘南北

陸游筆記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惶惑避死不能記號爲南北也

荊公集句

兩篇皆作望城北蓋傳本偶異耳北人謂向爲望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

不能記南

自咸陽望馬嵬而西由武功入大散關河池劍閣以達成都

陸游筆記欲往城南忘南北言惶惑避死不能記號爲南北也

荊公集句

兩篇皆作望城北蓋傳本偶異耳北人謂向爲望欲往城南乃向城北亦

不能記南

北之意

箋曰此詩與哀于馬嵬之事專爲貴妃而作也蘇黃門曰哀江頭卽長恨歌也斯言當矣清渭劍閣寓意于上皇貴妃也玄宗之幸蜀也出延秋門過便騎渡渭自咸陽望馬嵬而西則清渭以西劍閣以東豈非蛾眉宛轉血污遊魂之處乎故曰去住波此無消息行宮剎月夜雨聞鈴教莫傷心一言盡之矣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卽所謂天長地久有時一盡此恨綿綿無絕期也與哀于無情之地沈吟感歎者亂迷或雜口騎滿城至不知地之南北昔人所謂有情痴也

陸放翁但以避死惶惑爲言始亦淺矣

○○○哀王孫

全蜀古樂府

聲情其寫時事如閨悲嘆之音

長安城頭頭白鳥

樂作多白鳥

一作頽白鳥

延秋門上呼又向

來

人家啄大屋

底達官走避

金鞭斷折九馬死

骨

無爲而用意
善保千金起
以末二句對之者
正見其可取也

肉不待_{一作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
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
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_{一作隆}準龍種。自
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
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_{一作春}風吹血腥。
東來橐_{一作學}駕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
何愚竊聞天_{一作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勞
面請雪耻。慎勿出口他人俎_{一作俎}。哀哉王孫慎勿疎。
五陵佳氣無時無。

哀王孫

舊書六月九日漢關不守。十二日凌晨。自延秋門出。微雨沾濕。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親王妃主皇孫已下多從之不及。平明既渡渭。卽今斷便橋。辰時至咸陽。望賢驛。置頓通鑑。上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是日百官猶有入朝者。至宮門。猶聞轔聲。

三衛立仗儀然門訖後則宮人龍出中外揚

延秋門

辨錄卷之三
自苑西門出在

唐爲苑之延秋門在漢爲都城直門也既出卽由便橋渡渭自咸陽望唐

嵬而西雍錄有漢唐要地參出國唐禁苑西北包漢長安故城未央宮唐

後改爲通光殿

乞爲奴

于寶晉紀總論劉淵王彌之亂將相

西出卽延秋門

候于交頸受餒乞爲奴僕而猶不獲

光武紀赤伏符曰

史思明傳祿山陷南京以駱駝

四曰雲集龍闢野橐馳

史思明傳祿山深宮高居殘虐日恣酷如狼

朔方兵及蕃兵共二十

傳位

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卽位于靈武安祿

萬拒賊敗績于潼關

運御府珍寶于范陽不如紀極

朔方

哥舒翰

虎百姓騷然間譖日至士庶潛議亡歸知肅宗至靈武皆

企官軍相傳曰皇太子從西來也人皆奔走市肆爲空

紀初收漢隸日逐王比自立爲南單于於是分爲南北匈奴建武三十五

年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藩稱臣開元中玄宗使郭知運討逐回鶻退

保烏德健山南去西城一千七百里肅宗卽位九月

光

南幸彭原遣使與回紇和親二載二月其首領入朝

南單于

唐志甘州

至回鶻衙帳

旁

後漢耿秉傳匈奴或至

至回鶻衙帳

旁

柔面流血染卽虜字

突厥曰至德元載九月

孫孝哲害崔閼長公主永王妃及駙馬楊駒等八十

人又害皇孫二十餘人並剗其心以祭安慶宗子侯將軍患從入蜀者子

孫兄弟雖在娶嫁之中皆不免于刑戮當府降逆之臣必有爲賊耳目搜

捕皇孫妃主以獻奉者不獨如孝哲輩爲賊寵任者也故曰王孫善保子

在野

辨錄卷之三
有花門山

金人曰：哀哉！上孫慎勿疎危之也，亦戒之也。有宋靖康之難，卒爲金人搜索，趙氏遂無遺種。讀此詩，如出一轍。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四詩古律相錯，乃知古人詩不易分体也。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

到屏

作屏

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醸酬長發性，飲

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媿辭黃鸝，

度結構

紫鵠下眾恩。

云愚芳

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我病微笑索題詩。

大雲寺

長安志：大雲經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懷遠坊之東南隅。本名光明寺。武后初，幸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中有女主之符，因改

爲大雲寺

水精域

江總大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微流

玻璃道

遙拖虹光遍水精之域。

上林澗多

呼版榦桷，獲雀鶴爲眾恩。其後懷如此禮記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今不復也。列之爲雲氣蟲獸如今之關張揖廣雅曰：懷恩謂之屏。

劉熙釋名曰：眾恩在門外，眾復也。臣將入請，此復重恩。王莽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眾恩曰：使民無復憑漢也。魚豢魏略曰：黃初二年築諸門，

外采藍鐵疏曰垣闢不思言樹屏觸角所架也。雅錄不風鑄木爲之其
中疏通可以透明或爲方空或爲連鎖其狀扶疏故曰果思其制與春
同類顧所施之地不同而名亦隨異在宮闈則爲闢上不思在陵垣則爲

陵上界恩禮記疏屏亦其物也又有網戶者刻爲連文遊相織屬其形如
網後世遂有直織絲繩而張之簷窓以護禽雀者文宗出處

北門裂斷采恩而夫元微之詩詞索西隱太液池皆真網也。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氈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
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
雨瀉暮簷竹風吹青

作

井芹天陰對圖畫最覺潤龍

鱗

白氈

後漢南蠻傳哀牢曰知染采文繡屬綿白氈

圖畫

長安志寺內

內有都法院田僧亮楊吳丹畫跡張彥遠名畫記大雲寺東浮圖北有塔
浴呼爲三寶塔隋文帝造佛提伽書車馬并帳幕人物已剝落東壁北壁
鄭法輪畫西壁田僧亮畫外邊四壁楊吳丹畫本行經塔東又手下畫皆
和雙月隨人物轉附塔三階下曠野雜叢似是張孝師西南淨土院達觀
僧至妙

失人名

燈影照。無暗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銀鑄。
天黑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廻斷絕。鐵鳳森翹翔。
梵放時出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塵沙黃。

時西郊逆賊
詛官軍未已

銀鑄

西域傳注銀鑄長鎖也。若今之禁繁人鎖今般塔皆有之舊注以爲殿角鈴非是

鐵鳳

西京賦鳳翥翥于甍櫓咸遡風

而欲羽薛注謂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以函尾中火下有爐爐常向風如舟飛者

以函尾上留棟長安志寺內有亭閣東西相直

童兒汲井水。慣提

海錄作慣使

瓶

上作手。素灑不濡地。掃除

似無籌明

長

霞燭復閣霽

霧塞高牖側塞被徑花飄

伊參墀

階

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晤語契深心。

那能終鉗口。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決決

作

漆泥污人所。听國多狗旣未免羈紲。時來憇奔走。近公如

白雪執熱煩何有。

井華

本草注井華水平
日第一汲者是

複閣

長安志此寺當中寶閣崇

听听

九擗
猛犬

信第而迎吠方補注信音垠馮已舍曰所疑故切矣視上林賦無是公

然而笑與此意義殊遠蔡夢弼云字當作折按玉篇折音牛佳語斤二切

字通信故

引九擗

杜工部集卷之二

虞山蒙叟錢謙益

笠翁

古詩四十二首

避賊至鳳翔行在及歸
鄜州還京師出華州作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良友論文所以可
樂而時方不諳人
得不哀以所見
之于辭也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
翰。作開筵上日作月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
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
惡聞戰鼓悲。作觴爲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
看我形容已枯槁。坐中薛華善作能醉歌。歌辭云自作。
風格老近來。海內爲作無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
沈謝力未工。才兼鮑昭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樂。萬

通篇以醉字
為結構

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一作金
孟如灑之酒。常快意亦如。荆作不知窮愁。
蓋作未知窮達。安在哉。憶。

雨時秋井場。古人白骨生青苔。

如何不飲今心哀。

上日

尚書正月上日孔安急觴

晉書曰白

蜀人初隱岷

謝震蓮詩急

山東

晉書曰白

蜀人初隱岷

國柱上日朔日也

急觴

謝震蓮詩急

山東

書白山東人父爲任城尉因家焉錢希易南歸舊史稱白山東人蓋史誤也按舊

部墓志亦云山東人李白蓋白隱于徂徠時人皆以山東人稱之故杜詩

亦曰山東李白蓋以史爲誤而希易反以世稱焉人爲誤皆非也近時楊

慎據李陽冰撰頌序欲以爲東山李白陽冰云歌詠之際屢稱東山題云

連續謝康樂世號爲李東山此亦偶然題目豈可援據爲辭謂乎楊好奇

曲說吾

何劉沈謝

榮書何遜文音與劉孝緯並見重于世世謂之何劉

所不敢

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鮑昭

宋景文筆記金陵人得石刻作鮑

照唐人譖天后名書昭爲昭日

鮑昭

宋景文筆記金陵人得石刻作鮑

照唐人譖天后名書昭爲昭日

晦日尋崔戢李封

晦日謂正月初一作晦

日謂正月初一作晦

日謂正月初一作晦

日謂正月初一作晦

胡光入甕牖尸

一作方

寢驚弊裘

起行視天宇

春氣漸

通音闡合在須
詒阮公之在寫注
一場正見不得人
歸之于酒也

和乘興來。二云得興不暇嬾。今晨梳我頭。出門無所待。徒
徒作步覓自由杖藜。復恣意免值公與侯。晚定崔李交。

會心真罕儔。每過得酒傾。一作二宅可淹留。喜結仁里
掃除隨時成獻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尊愁。未知天
下士至作性有此。不草牙旣青出。峰聲亦暖遊思見。

農器陳何當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貽黃屋。作憂至
今阮籍等熟醉爲身謀。威鳳高其翔。二云百長鯨吞九
州地軸爲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歌欲放淚。下恐莫
收濁醪有妙理。庶用一云慰沈浮。

雨過蘇端端量酒

雞鳴風雨

雲

交久旱雲

雨

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

我早諸家憶所歷

一飯

云

疏便

更

掃蘇侯得數過懽

喜每傾倒也復

復

可憐人呼兒具梨棗

濁醪必在眼

盡醉攏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

作秀

墻隅草親賓縱

作絕

談謔喧鬧畏衰老

畏一作避

况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

隔軍壘撥棄不擬道

蘇端

上圖曰端時白衣唐科名記端明春始及第因學記聞楊翁說文正此部郎中蘇端持兩端竟卽斯人與

喜晴

喜雨

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

出郭眺西郊蕭蕭

雨聲

春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

杏

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

無涯干戈雖橫放慘澹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

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篲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

與麻千載商山芝

接林種未

作

此道

誰疵瑕英賢遇轍輒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廻首

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

舞作查焉能學衆口咄

咄空

同作

咨嗟

陵陂

莊子壽青之
麥生子陵陂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程擣酒饌
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妄

作忘

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

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煩覺聰明

入于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

作中

老柏青義動修

蛇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

每用對句見力六
從顏謝化來途
第二句警鍊
入情

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一云庶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澁東風吹春冰泮莽草堂本作莽后上濕念君惜羽翮旣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

述懷一首

此已下自賦中子多唱與用意沉鬱公之間間險阻固不可解鳳翔作家子此可見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慘生還親故傷老醜
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卽開口
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
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嶽岑一作峩猛虎場鬱結廻我
通首只在惡家而憂國之心自然不可擇

圖拆波濤

舊繡核曲折

天吳及紫鳳

顛倒在袒

一作袒

褐

老夫情懷惡

幅泄

一作

臥數日

一云數日

卽卽泄

卽卽

帆無能

囊中帛收

汝寒凜慄

粉黛亦解

苞衾稠稍羅

列瘦妻

面復光凝

女頭自脩學母

無不爲曉粧隨手抹

移時施朱鉛

狼藉畫眉闌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

問事競挽鬚誰

能卽嗔喝

卽解思在賊愁

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

理焉得說

說作至

尊尚蒙塵幾日休

練卒仰觀天色

改坐

坐作旁覺

秋氣

氣作豁陰風西北來

慘澹隨回鶻

作其

王願助順其俗

善喜

馳突送兵

五千人驅馬

一萬匹

此輩少爲貴

四方服勇矣

所用皆鷹騰破敵過

如箭

疾聖心頗虛佇

時議氣欲奪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

廢帝家事多忍節
二而轉生三尊止
孝飯不忘舅
于此可見

前以詩事作轉
後致望意作
結

拔官軍。請深入蓄銳。何一作可隨。然本作何。俱發此舉。開青徐。旋

幕

瞻畧恒碣。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固歲勢成擒。因月困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同惡隨蕩折。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姐。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妻涼大同殿。寂寢白獸闕。都人望翠華。住氣向金闕。闖陵固有神。掃灑數不欽。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北征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公道祁山之亂，自行在往鄜州，故以北征命篇。

鄜時

元和

吳

山海經云：朝陽之谷，神爲天吳，爲水伯，虎身人面，八尾八足，背黃青色。

畫眉潤

劉清春云：唐時婦女畫眉尚臘北征。

云狼籍盡智闇張籍倡女詞有輕鬟畫梳潤掃眉之回烏至德元載九
旬恭當時所尚如此詮曰宮中好廣學四方且半新
太子葉護領兵馬四千餘衆助國討逆肅宗宴賜甚厚今廣平見葉護約
爲兄弟葉護大喜謂王爲况同收西京十月從廣平郭子儀入東京唐書
回鶻北上穆清曰韋乾亦曰回紇元和四年遣使請收回鶻義取回紇輕捷如鶻也

太白入月敵可推及

月

本白契

口無人言

誅褒姐

魏恭曰唐人誅馬兒事劉禹錫則曰官
祿山死太白食月

不發無奈何定博城殺馬前死此乃歌誅官軍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
也豈特不確文體蓋亦大事君之禮老杜則不然曰憶昔張很初事與古
先別云云乃明皇鑒夏商之敗畏

天悔禱

陳將軍

當則再振否則不可支矣陳

玄禮首議誅國忠太真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奏民復之功故以活國
許之余謂微爾人盡非猶言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其推許之至矣

同殿長安志南內興慶宮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唐書斷曰

大

之宋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吳牛驛並令止寫呈造于

大同殿圓之高力士外傳上因大同殿

白獸闕

三輔黃圖未央宮有

恩神念道左右無人謂高公曰云云
殿南下椒陰西出白虎門山堂考索開元中搆造集白虎庭水則鹿亦有
白虎之號也顏魯公庚使君碑文國安真崇文館太學助教遷博士白虎

門內供奉舉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荆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迴返無處
骨肉恩書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

紫荆樹

陸士衡豫章行
三荆歌同株

徒步歸

贈李都尉白鳳朔赴
鄆州途經鄆州作

明公壯年值時危經濟實藉英雄姿國之社稷今若
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且飽飯衣馬不復能
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
無老少論交游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
櫨上追風驃

輕肥

時當肅宗括馬之後故曰不能輕肥也

追風

古今注始皇七馬一日追風

驃

說文驃黃馬發一日白驃

金
作
有漢連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金
作

節自寄

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

舊書十五載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遇肅宗于彭原郡并

右拾遺新書天子入蜀甫奔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應服欲奔行在爲賊

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謂上耳左拾遺時所在冠齊甫家寓廬彌年艱

貧羸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首視從退京師

唐授左拾遺詔漢陽朴市爾之才德朕深知之今特命爲宣義郎行在左拾遺授職之後宜勤是職

母急命中書侍郎張璣齎符告諭至德二載五月十六日行

紙高廣皆可四尺字大二寸許年月有御寶寶方右勅用黃

五寸紙今藏湖廣岳州府平江縣裔孫杜富家

以草爲屬左氏曰非屬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

鞋貴賤通看晉宋嘉中以絲爲之官中妃嬪皆着

麻鞋吳曾漫錄王獻之次數子云夏商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送行詩不以離別語俱有大關係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

居所以爲難

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京州嚴程到須早

點綴

萬里之行謠得
慷慨如許

去秋群凶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曉作
教。遺昨風俗方再
造。族父領元戎。名聲國算中。老寧我同官良。飄颻按
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閑。溟漲浸
漫一作絕島。尊前失詩流。塞上得舊國寶。皇天悲遠。復遠雲
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枉亦傾。如
何正穹昊。

涼州

漢置涼州、河西五郡皆屬焉。武德二年置河西節
度使。天寶元年改武威郡。乾元元年復爲涼州。

族父

至德二
載五月

以武部侍郎杜鳴
璫爲河西節度使

西極

新舊唐書、山鳳生、卷之三、縣原至德初
取河西及武威等諸城入屯石磐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
天子從北來。長驅振羽檄。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

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一作瑟漢水清。繩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綬。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祭。生作知七此月手畫三軍勢。冰雪淨明雷霆走。

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一作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一作微。入柱史征。悲英作補闕。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廻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重一作里。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遙。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別帝恨無匡復姿。

作資聊欲從此逝。

威弧

天文弧失風

漢中

漢中古梁州之境。唐置梁州。天寶元年改漢中郡。乾元元年復爲梁州。

淮湖稅

西都賦東郊則有通瀆大漕濱漕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通鑑第五。琦見上于彭原論以江淮租庸市輕貨濟江漢而上至洋州。今漢中王瑀陞

運至扶風以助軍

漢志註日月五星爲七曜

張子秋臨范明友彈烏桓還大將軍商賈關方

畧山川形勢于秋口

對兵事畫地成圖

送從弟亞赴安西

一云河西判官

起居郎侍郎
作恒語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興人至

令弟草中來蒼然

一作莽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

意兵法五十家爾腹爲篋笥應對如轉丸疏通畧文

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尚爲灰君臣俱

一作惜

下淚空峒地無岫青海

浩然本作清海

天軒輦

一作輶未詳

西極最瘡痍

連山暗烽燧

帝日大布衣

藉卿佐元帥坐看清流

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內前席適遠非歷虛

試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快馬金鞭

轡黃羊飲

不覺蘆一作魯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
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龍吟
廻其頭來。轉待所致。

論事

舊書杜亞字次公。自云京兆人也。少頗涉學。善言物理。及歷代成敗之事。至德初。于靈武獻封章。言政事授校書郎。其年。杜鵑黨爲河西節度。辟爲從事。累授評事御史。

兵法

藝文志。凡兵書五十家。七百九十九篇。

宗廟

肅宗紀。九廟爲號。所焚上入長安。素

服哭丁

元和郡國志。北庭都護

流沙

元和郡國志。居延海在張

廟二日。清海

府西七百里。有清海。又流沙

敦煌縣東北一千六百里。即

居延澤

古文以爲流沙。

武威

漢武帝張掖酒泉燭煌。武威四郡。昭帝

者風次流行。故曰流沙。

武威

又置金城。一郡謂之河西五郡。地勢西北

斜出在南山之間。隔絕西羌。西城子。時號爲

匈奴右臂。自建武初大擾

而河西獨安。天寶元年復爲吐蕃。是時吐蕃乘間侵擾河西。故曰須存

武威

郡也。

石

穉山石。燃土

謂之

烽

火。引

麻糬酒成可燃。酌取不醉也。但力微。飲多即醉。蘆葦作

之不覆。

蘆酒

口。酒千鍾不醉人。爲證莊綽雞肋編。關右塞上有黃

羊無角。色類犧鹿。人取其皮。以爲衾襍。有口人造

膚膚。以荔管吸子瓶中。杜詩黃羊蘆酒。蓋謂此也。

并曰塔千里斯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評事充同谷郡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畱
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志氣橫九

州挺身艱難際

張目視寇讐

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

謀鑿輿駐鳳翔同谷爲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

轍險此那承平日剽刦吏所羞况乃國未滅控帶莽

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

何求受詞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沙沙土裂積陰

雪雲作稠

作積雪羌父豪猪靴

羌兒青兕裘

吹角向月窟蒼山

作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

老

歎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不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鬪。南征故北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沈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同谷

寰宇記秦置隴西郡天寶元年改爲同谷郡乾元元年復置

軒

晉書龍上歌龍上健兒有

陳安縣幹雖小腹中寬

弱水

元和郡國志弱水東自刪丹縣界流入張掖縣

漢舊縣屬張掖郡

應邵曰故罕羌侯邑也地理志曰灘水

弱水

元和郡國志弱水在刪丹縣南山下袁

北二十三里刪丹

故罕羌侯邑後魏至唐

弱水

河州皆治此水經注

仇池

成州南八十里有山曰仇池卽白馬羌之處辛氏三秦記曰仇池

山

上廣百頃地平如砥其南北有山路東西絕壁萬仞上有數萬

家一人守道萬夫莫向山勢自然有樓櫓拒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

里上有岡阜泉源史記謂秦得百二之固也西晉末爲氏楊茂搜所據立

宮室用禽

長楊賦抵熊羆施豪猪本草圖經豪猪鬚間有蒙如箭能射人陝洛江東諸山中並有之

豪猪

有豪如箭能射人陝洛江東諸山中並有之

青兕

招

君王親發令憚青兕說文

兒如野牛青皮厚可爲韁

月窟

長楊賦西壓月闕服虎

日晴皆窟月所生也

塞蘆子

明故思明有名有西窺之意故被寒蘆子問以捉之則西京可取

定而舊說以為格吐善者何首之

五城何迢迢迢隔河水邊兵盡東征城內空荆杞

思明割壤衛秀嚴西未已

廻

畧大荒來

一作東嶺幽益

虛爾

延州秦北戶關防猶可倚焉得一萬人疾駢塞

塞

蘆子岐

有薛大夫旁制山賊起近聞昆戎徒爲退

門

三百里蘆關把兩寇深意實在此誰能

幕

叫帝闢

門

西行速如鬼

急在末四句所以欲先策以制人也

蘆子

元和郡國志塞門鎮在延州延昌縣西北三十里鎮本任夏州寧

去鎮

十八里寰宇記延州天寶元

五城

謂舊有東西二城夾河對立

高萬典郡始展南北東三關城考杜詩云云乃知天寶中已有五城矣寰宇記延州東北到溫州黃河界二百二十里會要夏州朔方縣長慶四年

節度使李祐菴烏延宥州臨塞陰河
渝子等五城于蘆子關北以護塞外

東征

通鑑嶺山反邊兵精銳者皆散發入擾謂之行營所

留兵戍移

王德二載正月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

行高秀巖自大同引兵六十萬寇太原李

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思明以爲太原

指掌可取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龍

收扶風郡守之由是開輔豪右皆謀殺賊賊故不敢侵軒輊通鑑賊遣兵寇

扶風薛景仙擊却之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遇應官軍賊兵力所及者

南不出武關北不過雲陽西不過武功江淮奏請之蜀之靈

武者皆自襄陽取上津路抵扶風道路無壅皆景仙之功也

裴曰是時賊據長安史思明高秀巖重兵趣太原岐函虛公以爲得延

州精兵萬人塞蘆關而入直擣長安可以立奏收復之功也首言五城制

祀惜其單虛無兵可用也思明白搏陵寇太原舍河北而西故曰創懷敵

秀巖自大同與思明合兵故曰西未已二賊欲取太原長驅朔方河龍而

長安西門之外皆爲敵壘故曰退畧大荒來靖幽盜虛爾也疾擊蘆子

言塞蘆子而疾驅長安非壅塞之塞也薛景仙守扶風開輔害貳取道扶

風與景仙合力則收復尤易也故曰蘆關扼兩寇深意實在此此公之深

意也王深父以爲不當撤西備而爭利于東宋人又有謂塞蘆子以拒吐

蕃者荆公極推深父不應無識至此此詩所論乃至德二載

未收京時事與西門似非確時之作武事後追記之也

彭衙行

說盡艱險与新奇別篇筆法一派而極身歷見精意

彭衙行

喜悲切

前叙避賊之狼
後言保寧
之殷勤

憶昔迎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作月照白水。
山盡。至人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
走子還。疑女餓咬我。帝畏虎狼。作驚聞懷中掩其口。反側
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
相牽攀。旣無禦雨濕。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作最契闊。
竟日數里間。野果充糇糧。卑枝成屋椽。乞。石上水。
暮。伯大邊烟少。畱周。音作同家窪。欲出蘆子。開故人。有
孫。字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
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衆雛爛
熖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所
坐堂。安居奉我憐。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

意在不忘孫也

東四司收給完

審

出筆甚堅立生
中興民象

結處開合

起用虛名寵
次以寔事承之

月周。胡圖仍構患。何當有。翅膀飛去墮爾前。

彭衙

元和郡國志同州白水縣漢彭衙縣地春秋秦晉戰于彭衙是也寰宇記彭衙故城在白水縣東北六十里

關子

朝綱命詞流泗流今苗闕
臣樂日桂闕流泗蕩子也

皇帝

一

載秋閏

八月

初吉

杜子將北征

蒼茫

問家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涇水中湧滴猛虎立

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

一作幕

古車轍青

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

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棟栗或

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

一作酸

齊結實

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破陀

一作

望廊時巖谷互

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未鴟鳥

一作噪

鳴黃桑野鼠

拱亂穴夜深

一作

經戰場寒月照白骨童關百萬師往

者散

一作

何卒遂令十秦民殘害爲異物兄我嘵

鹿及歸盡華髮

一作

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迴悲泉其幽

一作

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

背向啼垢膩脚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

一作

過鄰海

亟擊鼓拍急接

戰場一段闇念

化工之筆

尾廣韻馬黃

白色曰驃

玉華宮

不說畫與表而
獨有長年之感

溪迴。松風長蒼鼠。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
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
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

誰是長年者

玉華宮

貞觀二十一年七月作玉華宮。詔王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令

櫺鋪首以荆扉變綺窗于甃牖地理志貞觀二十年置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北七里鳳凰谷永徽二年廢爲玉華寺家子記廢玉華宮在坊州宜君縣西四十里貞觀十七年置正殿覆瓦餘皆葦茅當時以爲清涼勝于九成宮

鬼火

淮南子人血爲燐許慎云兵死之血爲鬼火燐

火鬼者

九成宮

六言律首同意而前因含蓄此用行寫筆法體見

蒼山

入百里

崖斷如杵

曰曾

宮憑風迴

作岌

崇土囊

口立神扶棟梁

作鑒翠

開戶牖

牖其陽

產靈芝

其陰宿

牛斗分披

作長松倒

作捐

怪石走哀猿

帝一聲客

淚迸林數

荒哉隋家帝

製此今頽朽

向使國不亡

焉

爲巨唐有雖

無新增修尚

置官居守巡

非瑞水遠跡

是雕牆後我

千來屬時危

仰望嗟歎久

天王守

作持趙

立

九成宮

襄寧在麟遊縣西一里木脩仁壽宮開皇十三年楊素于岐

山北建平山堙谷館宇相屬督役嚴急作者多死高祖不悅及

新宮既成乃責貞觀五年復

士囊怒丁士囊之八百谷口也

曹宮以備消息改名九成宮

地理志云周垣一千八百步雕牆

魏徵九成宮

並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禁馬牆

醴泉銘序九

置官

地理志云周垣一千八百步

雕牆

魏徵九成宮

並置禁苑及府庫官寺禁馬牆

醴泉銘序九

成宮隋之仁壽宮也。寇山抗殿絕壑爲池跨水架橋分巖竦閣同建

長廊四起陳宇侈華臺榭參差仰視則遠巒百尋下臨則峻嶺千仞珠璧

交映金碧相輝照灼雲霞蔽虧日月觀其

格山迴澗窮泰極侈以人從良足深沈

地理志鳳翔郿縣有太白山蹲

德二歲次壬鳳翔時也

太白

吳若本注云謂蕭宗至
秦少府歌去年行宮當太白

羌村

三首次第不易不可增損

爭
崕嶺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

二云
章

至妻孥怪我在驚定

一作
走

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

然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歎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

夢寐

更今音諺語言更互乘燭也陸放翁云夜深宜睡

而復乘燭見久客喜歸之意惠洪讀平聲安也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
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

多

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

聊以相慰。憶見
憂時之思

慮賴知禾黍

一作黍。作黍者有呼應。

用慰遲暮

已字且字俱有呼應。

群雞

正作亂。忽。

呼客至雞鬪爭

一云正。

驅雞上樹木始聞扣

柴

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

手中各有携傾檻濁

復清苦

一作莫。

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

兵革既未息兒童

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媿深

一作兼。情歌罷仰天歎

四座淚縱橫

偏仄行贈畢曜

一云德德行篇中字亦作德德英華作贈畢四曜。

詩意歸別有
越公許願祖

偏仄何偏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憇鄰里間十日不

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澁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遇今不得實不是

一云德未敢愛微驅。二云德相訪。

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
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驥許借

我

泥滑

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會通籍

二云已今把牒還請假

男兒

信

性命

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

一作

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

辛苦始花亦

又作已落

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

一作舊相就飲

斗恰有三

百青銅錢

偏仄

上林賦偏側必漁司馬彪曰偏側相逼也

官馬

至德二載二月上幸鳳翔議大舉收復南京盡括公私馬以助軍給事中

李廣晉云無馬大夫崔光

遠効之取襄江華太子

請急

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中以六十日爲限元嘉起居注云請急跨月有違

意制唐令諸京官請假職事三品

以上給三日五品以上給十日

通籍

元帝紀注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置之宮門省

禁相應乃得入也

相就

趙熙行路難且願得志數相就牀頭傾有沽酒錢

三百

魏曰唐初每酒禁朝

集卷二
宗以康食方缺乃禁京城酿酒建中三年置肆酿酒科役直三千貞元二年
斗錢百五十真宗開唐時酒價丁旨公引此詩以對丁蓋知詩而未知史也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渥洼。駢驥兒。種尤異是龍
作脊。李舟名父子。清峻流樂輩。輩伯人間好少。妙作年不

必須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

十聲輝。樊作烜赫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

兒辛勤養無益。乾元元。作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

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飲紗就行役。南登吟

白華已見楚山碧。謫蒿咸陽都。冠蓋日雲如積。何時

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歸期

豈爛漫別意終感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闈作籍。小

來習性嬾晚節歲作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
羨君齒髮新行已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
廻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鴈春忍陳作忍哀號待枯
麥時哉高飛鶩絢練新羽翮長雲濕衰斜漠水饒巨
石無令軒車遲衰疾悲夙昔。

李舟

宗室世系表舟字公受虔州刺史隴西縣男父岑水部郎中眉州

刺史石表先友記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以尚書郎被
危疑反側者再不辱命其道大顯被讒始出爲刺史廢猶卒李舉國史
補初快諾自贊知竟輕薄自祖諱近代機警有李舟張政又云李舟好事
嘗得村舍爛竹篋
以爲篋堅如鐵石

褒斜

西鄙賦注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

日褒此日斜是四百七十里

水南流

洗兵馬

故京山詩以中興二字爲主而有望子廟廟之洗兵賓重致太
後作京之盛也前半峰砌諸將後半深望相因一爲土大局

中興諸將收山東

捷作夜報清晝同河廣傳聞

一葦過關危命在破竹中祇殘鄆城不日得獨任朔

前言諸將之功出
東已復二三豪
傑之力也。昔日前
已定之事

方無限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乾餽肉葡萄。宮已喜。
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三年笛裏關山月。萬
國兵前草木風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一作謀。謀深一作謀。
古來少可才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杳。三豪
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南飛
覺有安巢鳥。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集正耐烟花繞。
鶴禁通霄鳳輦備鷁鳴。問寢龍樓作曉攀龍附鳳勢。
一作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汝等豈知蒙集帝力一作時來
扶顛始知籌策良。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今周喜。再
復故鄉之事。

據言相臣之任當
為事後立圖是
易且之計也。昔日
復故鄉之事

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
白環復道諸山得銀甕。隱士休歌紫芝曲。詞人解

善本

西漢

春角

清河

換河清。二云頌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處處催春種。

淇上健兒歸莫嬾。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

河淨洗甲兵。有長不用

洗兵馬

西漢叢語左思魏都賦洗兵海島刷馬江洲六轡。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較何也。云洗甲兵也。說死武王伐紂風齊而乘以大

雨故宜生諫曰此非好與王曰非也天洗兵也。

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濕衣冠是謂洗兵。擊下陝城之新店官軍與回紇火擊大敗之。安

慶者自死門夜遁走河北保鄆郡廣平王入東京

十八歲平王統軍半壘推倚朔方軍爲根本。舊書肅宗大閱大軍

房琯敗于陳聞斜方事討除而

葉護自東京還宴之于宣政殿漢書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于七

林蒲崆峒

雍錄崆峒山在原州高平縣卽笄頭山涇水之所發源也。元和志隴山在隴州隴山之北卽靈州靈州卽靈武也。肅宗卽位靈

武南回自原州入卽崆峒在同寧子地矣。南部新書崆峒

山在松州屬臨州西北界蜀破後路不通卽古之空洞也。

開山月

樂府解題關山

月傷別成王

乾元元年三月廣平王做自是

郭相

吳若本注

司徒

維也

李光

王徙封成王五月立爲皇太子

郭子儀

猶

尚書

加鴻臚卿上元二年始加工部尚書

袁卽是懷恩入哀詩哀恩

禮云寒氣春湘瀝

雖有功止詔

亦與此詩語合

鶴禁

類聚太子晉采白鶴仙去後世稱太子之號曰

鶴禁曰鶴禁白帖漢宮闕賦曰白鶴太子所

居之地凡人不得問寢

肅宗卽位下制曰復宗廟于函雖迎上皇于巴

輒入故云鶴禁也

蜀道鑿輿而反正朝寢門而問安朕頗畢矣上

皇至自歸卽日幸興慶宮肅宗詩歸東宮不許此詩援据寢門之詔引太

子東朝之禮以諫諭也鶴駕龍機不欵其成手爲君也願魯公天下放生

池碑云迎上皇于西蜀申子追于中京一日三朝

大明天子之孝尚安侍

膳不改家人之禮東坡云魯公知肅宗有愧于是故以此諫也高力士傳

太上皇至鳳翔賊臣李輔國詔收隨駕甲仗上曰騎至皇城安用此物悉

令收付所由輔國趨馳木品小了鐵人一承攀附之恩致恆雲齊之上欲

今猜阻更樹動庸移

龍樓

成帝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

仗之端莫不由此

敢絕馳道王融曲水詩序儲后睿哲在躬出

龍樓而攀

龍附鳳

是時方加封蜀郡憲武元從功臣肅宗之意獨厚

問雲武故婉辭以識之攀龍附鳳郭湜謂李國輔

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是也豈知蒙帝力不得誇身

豫介子推所謂子貪天功以爲已力不亦難乎是也

指杜鵑嘶據新書卿乃丘蕭何之謠非也培既麗張錫代培爲

張子房

蕭丞相指房房也指白羽郡奉冊爾相肅宗故曰既留或以謂

猶

蕭永相

于靈武故婉辭以識之攀龍附鳳郭湜謂李國輔

一承攀附之恩致位雲霄之上是也豈知蒙帝力不得誇身

帆故曰搜用張子房圯以至德二載五月罷相以鎮代八月出鎬于河南

次年五月鎬龍六月琯貶邠州琯鎬背上皇舊臣遣赴行在肅宗憂之用
之而不終者也

張八

舊書鎬風儀魁岸廟落有大志好諫王廟大畧自禪衣拜

賈奏議多有弘益每諫議大夫尋代房琯爲相獨孤及張公頌贊居終南

蓋三十春天寶十四載始褐衣召見令狐峘頌真卿墓志在平原常萬安

歲處士張鎬有公輔之望數年後鎬位列寵司

青袍白馬

梁書侯景傳普通中童謡曰青綠

青衣袞江南賦青

望山後鎬位列寵司

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

如草白馬如練

運山出密車鄭氏注謂若銀甃丹駕李

經援神契神靈滋液有銀甃不汲自滿

于靈武調護立肅父子之間爲張良娣李肅國所惡及上皇東行有日汎

求歸山不已乃聽歸衡山公以四皓擬之不獨著其羽翼之功蓋亦以正

肅宗爲太子之名也收京詩

宋元墓中河濟但清麗照爲河

云羽翼饑商老其意深如此

河清煩

宋煩其序甚工是時文士爭獻

歌頌如楊炎靈武受命

鳳翔出師之類是也

唐書李光弼傳

箋曰洗兵馬刺肅宗也刺其不能盡子道且不俛信任父之賢臣以興太

平也首叙中興諸將之功而卽繼之曰已尊皇威清海岱崇思仙仗過岐

峴華嶺者朔方回鑿之地安不忘危所謂願君無忘其徂落也兩京收復

聖朝反正紫禁依然寢門無恙整頓乾坤皆二三豪傑之才子靈武諸人

何與諸人徼天之幸攀龍附鳳化爲侯王又欲開翁祖之徽建非常之功豈非所謂貪天功以爲已力者乎斥之曰汝寧墮而退之之辭也當是時內則張良娣李輔國外則崔鳳賀蘭進明輩皆逢君之惡忌疾蜀郡元從之臣而玄宗舊臣遭赴行在一時物望最重者無如房琯張鎬琯既以進明之譖罷去鎬雖繼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求諱復言之青袍白馬以下言能終用鎬則扶彌籌策太平之政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憂之也非尋常頌禱之詞也張公一生以下獨詳于張者琯已罷矣猶存其專用鎬也是時李鄆侯亦先去矣必亦琯鎬一流人也必之告肅宗也一則曰陛下家事必待上皇一則曰上皇不來矣必雖在肅宗左右莫乃心上皇琯之敗必力爲營救肅宗必心疑之必之力辭還山以避禍也鎬等終用則必亦當復出故曰隱士休歌紫芝曲也兩京既復諸將之能事畢矣故曰數頓乾坤濟時了收京之後洗兵馬以致太平此賢相之任也而肅宗以讒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賢臣故曰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常不用蓋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嗚呼傷哉

公之自拾遺移官以上疏救房琯也琯夙負重名驛奉冊肅宗以其爲上皇建議諸子悉領大藩心忌而惡之乾元元年六月下詔貶琯并及劉秩嚴武等以琯黨也舊書甫本傳云房琯布衣時與甫善琯罷相肅宗上言琯不宜罷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按杜集有至德二載六月奉誥口敕放三司推問狀蓋琯罷相時公抗疏論救詔三司推問以張鎬救教放就列至次年六月復與官俱貶也然而詔書不及者以官卑耳鎬代琯相亦罷亦坐琯黨也公流落劍外卒依嚴武拜房相之墓哭其族而肅代間論事則于封建三致意焉此公一生出處事君交友之

大節而後世罕有知之者則以房琯之生平爲唐史抹殺而肅宗之逆狀
隱而未暴故也史稱琯登相位奪將權聚浮薄之徒敗軍旅之事又言其
高談虛論招納賓客因董庭蘭以招納貿賄若以周行具悉之詔爲金科
玉條者琯以宰相自請討賊可謂之奪將權乎劉秩固不足當與落河上
思禮跋武亦可謂浮薄之徒乎門客受賄不宜見累肅宗猶不能非張鎬
之言而史顧以此坐琯乎請備本而論之肅宗擅立之後猜忌其父因而
猜忌其父所遺之臣而琯其尤也賀蘭進明之譖琯曰琯昨于南朝爲聖
皇制置天下于聖皇爲忠于陛下則非忠聖皇于陛下何人也而敢以忠
不忠爲言其仇讐視父之心進明深知之矣李輔國之言曰陳玄禮高力
士謀不利于陛下六軍將士盡蠹武功臣皆反仄不安琯與鎬在朝何啻
十載禮百力士肅宗志豈嘗斯須忘之是故琯之將兵知不安其位而以
危事自效也許之將而又使中人監之不欲其專兵也又使其進退不得
自便也敗兵之後不卽去而以琴客之事罷斥正衙門彈劾以穢其名也
罷琯而相鎬不得已而從人望也五月相八月卽出之河南不欲其久于
內也六月貶琯而五月先罷鎬汲汲乎惟恐鋒之不盡也琯敗師而罷鎬
有功而亦罷意不在乎功罪也自漢以來鉤黨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鉤
黨者未有人主鉤其父之臣以爲黨而文致罪狀榜在朝堂以明欺天下
後世者六月之詔豈不大異哉肅宗之事上皇視漢宣帝之于昌邑其心
內忌不會過之幽居西內辟敷成疾與王父之探崔徽何異移仗之日玄
宗呼力士曰微將軍何嘗幾爲兵死鬼矣論至于此當與商臣隋廣同服
上刑許世子止豈足道哉唐史有隱于肅宗歸其獄于輔國而後世續史
者無異辭司馬公通鑑乃特書曰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磨四方所識

參異先薦上皇嗚呼斯寃李輔國所謂匹夫之孝乎何孺者之易愚也余
讀杜詩感雞鳴閣裏之語考信唐史房琯被譖之故韋辯書之如此

留花門

北門

作北方
作花門

天驕子飽肉氣勇決高秋馬肥健挾矢射

漢月自古以爲患詩人厭薄伐脩德使其來羈縻固不絕固爲傾國至出入暗金闕中原有驅除隱忍用

此物公主歌黃鸝君王指白日連雲屯左輔百里見

積雪長戰鳥休飛哀笳曉作笳暮幽咽叶家最恐懼麥倒

桑枝折沙苑臨清渭泉香草豐潔渡河不用船千騎常撤烈云滅沒正興作撤烈

留原野轉蕭瑟

花門

唐地理志甘州領縣二張掖丹關丹縣北漢張掖河西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端扁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故同城守提

也軍之東北有居延海又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東北千馳至回乾橋

帳

花門在回乾東南置堡于此所以爲控扼也岑參送封常清西征序

曰天寶中句奴河

乾乾邊踰花門

公主

乾元元年七月上以幼女安平公主妻回紇可汗送至咸陽磁門縣公主辭訣上國家專重外

且無恨上

黃鸝

文苑辨證鄭愔送金城公主適西蕃詩實上想黃鸝馬懷素詩空餘頌黃鸝鵠漢書作鵠陸德明云鵠又作鵠

流涕而還

黃鸝

懷素詩空餘頌黃鸝鵠漢書作鵠陸德明云鵠又作鵠

則鵠鵠通用不可輕改舊文

類聚有鵠無鵠亦一証也

大防云回紇人衣冠皆

沙苑

浦宗遠西京葉蕡辭歸秦日回乾戰兵留

白故云此無稽之言耳

沙苑

在沙苑今且須歸盡夏取馬更爲陛下收

范陽

撤烈

上林賦轉牒撤湖孟康曰撤湖相撤也漢書詩話撤拆病

餘歌

貌大食刀拔鬼物撤拆辭坑壕字意皆同舊作撤烈非也

踰

大行

安祿山事遼元年己亥正月一日思明于鄆州作

自立爲燕王號順天引兵掠相州官軍敗潰雜種

本名宰子玄宗改爲思明其年九月

又收大梁陷我洛陽改云抵京室

病後遇

王倚飲贈歌

麟角

二作
雙角

鳳觜世莫識

作辨

煎膠續弦奇自見尚看王生

抱此懷在于甫也何由美且遇王生慰疇昔素知賤

又收大梁陷我洛陽改云抵京室

子甘貧賤、酷見凍

作陳

餒不足恥、多病沈年苦無健、王

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徧瘡癩、三秋孰可忍

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睛暗坐有脰肉、黃皮皺命如

綫、惟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

香梗、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金城土酥

靜如練、兼求富豪

一作富家

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

故人情義

味作總

晚誰似令我手、腳輕欲旋

旋作

老馬爲駒

信不虛、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

無事常相見

煎膠

上洲記風、檳州在西湖之中、大洲上專多鳳麟數萬合群、亦多仙

弓弩、斷弦也、劍折亦以膠連之、喻王

土酥

西河舊事所述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之上、牛羊充牋、乳

生以美餌愈疾、如仙膠之繩絕弦也

醉醕好更瀉酌不用器物刈草著其上不解散作酥特
好一斛醕得酥斗像金城塞在酒泉郡故曰金城土酥
顧其後注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云此喻幽王見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
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也公引此詩以見王生情義之
厚不以老而慢我會孟云謂老馬反如
驹之健吹其發乘策注致爲曲說如此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爲

醉歌

蔡木題上有宋末
事之東都二字

疾風吹塵暗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
湖城城南一作
湖城
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爲地主嬪廻鞭纏。
成高城南一作宴劉侯歎。
歡我携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日將歛曲終今夕。
一云經休語一作難難尚酣戰照室紅爐。
促曙光。
英華作漢陽花繁縝素月垂文。
作秋練天開地裂長安陌。

春寒盡春生

二云紫
百春集

洛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憐。

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常。

庭樹雞鳴淚如雨。

如霞。

如霞。

湖城。

元和郡國志湖城縣屬虢州襄

字記舊曰湖縣宋改爲湖城

孟雲卿

唐詩紀事孟雲卿河

南人與林子美云次

次山同州里以詞學相友少次山六七歲

吳若本注楚辭漢下

次山

送孟校書往南海云雲卿與

期恨何許

泪

下如流霞。

閩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姜侯設鱠當嚴冬。

昨日今日皆天風。

河凍未漁。

一云取魚

黃河美魚二云黃河

水魚

一云黃河味魚

不易得鑿冰恐侵河。

伯官饔人受魚鮀

魚一云

人手洗魚磨刀魚眼紅。

無聲細下飛碎。

一作素

雪有骨已

剝指

平聲

春葱偏勸腹腴愧年少

軟

炊香飯

一作梗

緣老翁

落堪何曾白紙濕放筋未覺金盤空。

新歡便飽姜侯

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食

一作食

路自覺難欲別上馬

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
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閔鄉

元和郡國志本漢湖縣地開皇十六年授湖城縣于今所改名閔鄉縣屬洪州唐屬虢州閔古閭字說文從門受聲趙懷曰公背不

涉春行度

壇關東至洛陽閔鄉初出潼關道也按潘岳西征賦發閔鄉而警策趨黃巷以濟滻此卽公往來道也

未漁

水經注冀縣北

有山臨城謂之峯崇丘其下有穴謂之葦穴言潛通浦北達于河直穴有

諸謂之鋪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醴臯王鮪莫來遊閑禮春萬艷然非時及他處則無

味魚

潘淳詩話韓玉汝云河中府三面是黃河唯

疊縠

雖若設雪輕隨風飛及不轉切七命紅肌綺有味魚似鱠而肥短味亦美杜詩味魚謂此

碎雪

七駒累即

散素

膚雪落潘安仁西征賦齊人細切鑿刀若飛音又平聲

腹腴

廣韻喉也

禮記冬右腴鄭氏曰腴腹

下也說文腴腹下肥也

戲贈閔鄉秦少公

陳浩然本作翁草堂作少府

短歌

去年行官當

守

太白朝廻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

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相逢苦覺

人情好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倒

潦倒

北史崔暉傳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者爲潦倒而晦終不改焉此正用北史語能潦倒猶言其醜澁如故也

李鄴縣丈人駒馬行

方房兵曹一首參看覺微史記

丈人駒馬名因驕前年避

一作賦

過金牛迴鞭却走見

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自矜

一作驕

驕奇絕代乘出于人

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銳

耳批秋竹脚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

俗

一作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累日喜得俱東行

鳳臆龍鬚

一作龍鬚一作麟鬚

未易識側身注目長風生

金牛

元和郡國志梁州金牛縣武德二年分綿谷縣通谷鎮置取秦五丁力士石牛出金爲名

漢水

嶓冢山在金牛縣東

漢水所出二十八里

銳耳

齊民要術耳欲小而銳如削筩相去欲促又耳欲得小而促狀如斬竹筒耳方者千里

○ 義鵠 宋朝諸本皆曰義鵠
行惟吳若本無行字

陰崖有蒼 一作鷹養子黑柏顛白她登其巢吞噬之态

無 一作寧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

半存其父從西歸 一作來齷身入長烟斯須領健鵠

痛憤 一云憤懣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岑來九天修

鱗脫遠枝巨纈拆老拳高空得蹭蹬短 一作皮草辭婉蜒

折尾能 一作掉飽腸皆 一作今已 一作以穿生雖滅衆猶

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鷺鳥最

急難心炯 一作皎然功成失所往 一作在用捨何其賢近經濟

水滸此事樵夫 一作人傳飄蕭覺素髮凜欲 一作烈衝儒冠

人生許與 一云計有分只在 一云亦存顧盼間那爲義鵠行用 一作永激

分明為俠士
寫照

壯士肝

杜集卷二

五

陳子昂詩集卷之二

老拳

晉戴記石勒引李陽臂笑曰孤壯士肝

漫叟詩話肝主怒

故云永激壯士肝

畫鵠行

一作

畫賦

高堂見生

一作鳥

颯爽爽爽

卷何得立

突兀乃知

畫師妙功

一作刮造化窟寫作此神俊姿充

君眼中物

烏鵲滿樅

枝軒然恐其出側腦看青霄寧

爲衆禽沒長翮如刀劍

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崢嶸粉

墨且蕭瑟絳思想

一作雲沙際

自有烟霧質吾今意何傷

顧步獨糴

瘦馬行

英華作不作轉韵奇調歷落人古此種格調直至昌黎陽之

東郊瘦

一作老馬

瘦字利

骨髓一作筋尤如堵牆紏之欲動

皆是為金絲
李明有筆直指
極之感

細看恐是何
等用心

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一作火非印帶官字衆道

三官

軍遺路旁

皮乾剥落雜一作盡

泥淖毛暗蕭條連雪

霜去歲奔波逐餘寇

驛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內

廄馬雜作

惆悵

恐是病乘黃

當時歷塊誤

蹶委棄非汝

能周防

見人慘澹若哀訴

失主錯莫無晶光

天寒

遠放雁爲伴

日暮不

收烏啄瘞

二云不表鳥作瘞

誰家且養

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

騰驤

西京賦仍舊而騰驤

六印

唐六典諸牧監凡在牧之馬皆臥印右脾以小官字右僻以年辰尾則以監名皆依左右

廂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春則臥其左臂體細馬次臥以能形印其項左送尚乘者尾側依左右臥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脾以飛字印印左臂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左右頰也

黃

唐六典乘黃署令一人齊駕儀云乘黃獸名也龍驤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故以名

終養

猪白馬賦願終養養蘆本枝今傳玄乘

乘與馬賦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驥馬使自至就選之歷名馬以
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既有的頤馬委棄莫視摸掉首立備撫而取之
舊注云此詩爲房琯而作也至德二載貳琯爲太子少師琯旣在散地朝
臣多以爲言琯亦自信有文武之用合當國家驅策公嘗疏教之而不得
故作是詩此似幕府

求知之意非指琯也

新安吏

收京後作難收前半說得如許沉痛後乃以刃泣血結之用意
兩哀賊猶充所絕佳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
府帖一作將昨夜一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
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
作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
作却見骨天作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
歸軍星散營。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掘壕不到水。
牧一作有馬役亦輕。况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

步後樂府全集
新題詩古文
事記述之等
文清古石模考
註是漢樂府
中采桑取平
今文從乎奇
為總序

血

垂立

僕射

然西

○

父兄

正見

僕射

不得

不為

父兄

見

僕射

不得

不為

父兄

見

僕射

不得

不為

父兄

見

新安

元和郡國志本漢舊縣屬弘農郡貞觀元年屬河南府

相州

舊

漢書元鼎三年徙西谷開于新安以故附爲弘農縣
武德元年以魏郡置相州大寶元年改爲鄆郡乾元元年復爲相州二年
改爲鄆城乾元二年三月九節度之師敗于安陽河北通鑑九節度圍鄆
城自冬涉春虜諸食盡一鼠直錢四十淘堵處及馬失以食馬克在朝夕
而諸軍旣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自魏州引兵趨鄆每營選精
騎五百日于城下抄掠官軍出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燒
掠甚艱乏食思瀆三月壬申戰于安陽河北大風忽起天地晝晦官軍潰
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築南北兩城守之掘壕
大敗遂至相州城下四面穿濠闢之慶
諸詩皆乾元二年自華之東
鄆道途所經次盛事而作也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潼關吏

題

僕射

汾陽初敗于添水詰關諸

徒進中書令此復稱僕射者本相州之潰舉其初

貶之官亦春秋之書法也

洗兵馬則汨之汨郭

朔

借問潼關吏修關一作壘還備圈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

築

西

隔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函來但自守豈復憂

都丈

一作丈

人視要處窄一作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一作卒

古用

大

夫哀哉桃林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

易

一作莫

學哥舒

守閑以人不以城只於結處一默便醒

潼關

雍錄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關西一里有潼水因以爲名哥舒

潼關

翰軍政引騎絕河還營至潼津收散卒卽關西之潼水也西征轍

日遷黃巷以濟

潼至桃林

左傳

守桃林之塞杜注今潼關是也三秦記

唐始于其地立關耳

桃林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若有軍馬糾過

好行則牧華山休息林下惡行則夾河漫延馬不得過

次元和郡國志桃林塞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

關郭子儀李光弼亦謂潼關大軍唯應固守不可輕出玄宗信國忠之言

遣中使趣之相背相望窮不得已撫膺歎哭引兵出關然則潼關之失守

後翰之罪哉公詩丹慎勿學

計其意益歸貢于趣戰者也

石壕吏

○○

幕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
蘇湖公本作
老婦出看門

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

遂
逐
數
出
正
見
室

中之子

老翁逾牆而
老婦從軍

鄴城戍

一男附書至

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

作

偷

作

偷

生歟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

有乳下孫。有孫母

作所

有

老嫗力雖衰。

老嫗力雖衰。

老嫗力雖衰。

老嫗力雖衰。

未去

陳浩然本作
孫有母未去
出

入

作

出見吏無完裙

老嫗力雖衰。

老嫗力雖衰。

老嫗力雖衰。

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

石壕

袁宇記神雀臺在陝州硃石縣東北四十五里石壕鎮東北因學

記聞石壕吏蓋陝州陝縣石壕鎮一統志云在陝州城東七十里

是也古圖曰石壕陝東戍其地新安西石壕即石崤也按崤在弘農池

西北貞觀八年移崤縣于安陽城在陝城西四十里謂石壕即石崤城矣

夢弼曰石壕在邠州宜祿縣尤爲安慶繕保鄴城自乾元元

無堵且非自擇之東都所取道也鄴城

年十月被圍至二月方解河

郭子儀兵旣潰用都虞侯張用濟策守河陽七月李光弼代子儀元和

陽

郡國志史思明之來寇也李光弼已至東都聞思明將至乃移牒留待

及河南尹并臨司官坊市居人令悉出邊境
空其城乃率麾下士馬數萬東守河陽三城

○○ 新婚別

此與起結筆法甚妙

新婚之別情所難堪其欲歸往之情之不自禁者也若易為新婚以下所謂移平情乎礼義何減三百篇之旨哉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作固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
窮結髮爲妻子。樊雀子婦。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
忽忙君行。既雖不違。守邊赴戍河陽。妾身未分明。何
以拜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草堂本作月夜。令我藏。生女有所
歸。雖狗大作相亦得一作相。將君今往死地。陳浩然本君今死生地草堂本君生往死地
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作有形勢反蒼黃。勿爲收作
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自嗟貧家。沉
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兔絲

古詩與君爲新婦
蠟兔絲附女墓

姑嫜

前漢背嘗等章蠟以忽師古注算謂男姑也釋名兄叔亦曰舅姑

兵氣

李陵傳我土氣少哀而鼓不
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一作歟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
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一作好所悲骨
髓肉乾男兒旣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
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
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
時猶賈捐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一作盛端憶昔少壯日
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二云舉征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
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

孝子傳正為垂
李陵傳裏生事
李陵傳李陵言之

居塌然摧肺肝

土門

元和郡國志。恒州有井陘，隔井陘口今名土門口。獲鹿縣西南十
里卽太行山脈之第五陘也。四面高中央下如井故名之。述征記

曰其山首自河內有八陘，井陘第五。

因學記謂卽井陘關也。今孤嶺真卿墓誌。河朔一十七郡同日嚮順連兵二十萬橫集嘉趙。竄井陘入土

卿墓誌

太清太清走保衛州進兵圍之。董秦爲濮州刺史。

門通太原李光弼郭子儀得橫行河朔復常山趙二郡

移鎮杏園亦此地。九域志。衛州汲縣有杏園鎮。

無家別

泛起無家

家

之故

首無家之由沒

家之寔中言別

者之故而以無別
別德收

寂寥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卑百萬餘。家世亂各東。
書作蹊。久行見空巷。作。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豈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木枝安

令習鼓韁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逝。家道既溫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

五年

天寶十四載祿山反
范陽至此恰五年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晉作經中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天寶十五載
作號令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一作虎與材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諳。眇然貞觀初。難與。

數子偕

中街

舊注中街黃道之所經也前漢天文志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曰光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夏至至于東井北近極故晷短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

而北晝進而長陽勝故爲溫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陰勝故爲涼寒也晉天文志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爾雅疏鄭注考靈曜云夏日進上與四季下去東井十二度

夏至則星辰北游之極日南游之極後漢鄭注傳孔子曰夏之始夏至之日日在井星當嵩高之上易傳曰當歲不當號令弱

流冗

光武紀詔曰流冗道路發大壯如君弱臣聲從淵處狀甚愍之注冗敝也

也言者號令其德生養易傳曰富貴不當號令弱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一作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中夏苦夜短一作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

望竟夕擊刀。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
北城悲笳發。鶴鶴號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青紫

鶴日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營貢。及清選之敗。又以官爵收散卒。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故曰青紫。雖被體也。

早秋苦熱推案

宋相仍

時在華州司功

七月六日苦炎蒸

一作熱

對食暫餐還不能

每常愁夜中

來

自足蝎

一作

况乃秋後轉

一作

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

來

傳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短

一作絕

壑安得能赤脚

踏層冰

時康

三十六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
節序昨夜隔
玄蟬無停號
秋燕已如客
平生獨往願
惆悵年半百
罷官亦由人
何事拘形役

杜工部集卷之二

嘗熟縣錢曾遵王氏校